



春秋公羊傳文疏卷七十三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一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哀公第十一卷十一魯世家

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注引世本將亦作將穀梁疏云公名蔣定公之子敬王三十四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薨謚曰哀周書謚法恭仁短折曰哀左傳釋文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

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戍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戍復

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知疏注隨

微爾。舊疏云正以入春秋以來不稱爵大夫名氏不可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

微國而梅侯故須解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
與非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者正以滕薛桓
薦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
褒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男處故知本爵
為侯也杜云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
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按
春秋為明義之書室以楚之德怨為進退楚為諸國僭亂
之渠隨即復楚有隨錄杜之謬妄可為極矣特以先時
無事可紀適此年有隨楚圍蔡之事因仍其本爵書之非
義所繫亦如胡頓牟葛之屬偶一二見耳穀梁注云隨久
不見者哀微也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即
本何義

注斯不至可知。校勘記出滅以歸云闕監毛本同鄂本
上有從字此脫定六年書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書以歸是斯不死位文也左傳疏引世族譜云許男斯後
有元公戊悼公孫也按下十三年釋文成本一作成則成
即成宜為斯子斯不死位當絕成不得繼體奉正其自復
雖不似專受封亦宜有惡文而春秋不見者正以許男斯
書滅以歸其不死位惡已見是以此處從有可知也舊疏
云斯不死位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為惡文正以定六年
書已著是以以此處不見是也

饑鼠食郊牛注災不敬故疏注災不敬故與定十五年同

改上疏穀梁傳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此斥未牲者也
而哀不寤身奔于輿此其效也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
不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
義公羊亦不言所食宜與彼同五行志中五年傳漫也之
盡矣杜云不言所食非一處蓋即此定十五年傳漫也之
鼠食郊牛角傳云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
改上疏穀梁傳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此斥未牲者也

夏四

也郊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辛巳郊月之六日通

此一卜得吉爾穀梁傳自正月至于三月下辛始卜郊特
此一月郊不時也又曰子不志三月下辛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
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不從則于
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不從則于
禮從省文可知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

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疏

注邾婁至惡輕。邾婁子新來奔喪見定十

五年夏去年來奔喪於魯有恩今即伐之內惡已明而不
諱者為在期外故恩殺惡輕也
注明當至有差。宣九年取根牟是也傳曰曷為不繫乎
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
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
猶重伐之惡故諱此恩殺惡淺可不諱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

濶東田及沂西田注濶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

諱者義與上同疏

舊疏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

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
別左氏以濶東沂西為邑名按濶東田沂西田謂近濶之
東與沂之西之田也穀梁說是也公羊亦無異義
注濶沂皆水名。穀梁注同水經注泗水篇濶水出東海
合鄉縣其水西南流入邾春秋哀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濶
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大事表云濶水出鄒山東則流于邾
魯之問今滕縣南十五里有濶水即襄十九年取邾田自
濶水者前所取未盡故邾復以賂魯沂水小沂水也出太
公武陽之冠石山今兗州府費縣為邾之沂田此沂西田
是也出曲阜縣尼丘山西流經魯之雩門者為魯城南之
沂昭二十五年季孫請待于沂水以察罪是也出沂州府
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者為齊之沂水齊十八年呼為小
沂東濶南及沂是也大事表又云此謂邾之沂水在濶縣南十

五注 妻至上同。亦以在期外惡輕故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注所以出

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巳

邾地方與紀要葛嶧山在兗州府嶧縣東南十五里句繹

聲同而誤與盟。左疏引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

注所以至與盟。二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戰而二人盟何各盟其得也

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與公羊左氏異舊疏云

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異姜至自

齊傳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一名省文然

則今此伐邾婁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

舉大夫名氏者正申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舊疏又云此注

氏字或有或無故疏又云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大夫名

者即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及諸侯者問無異事可知

矣今此二經亦問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按

有氏字是也注若無氏字則經文宜云州仇何忌及邾婁

子云云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善丙子月之六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疏水經

水篇故瀆東北徑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

衛世子蒯瞶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

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之河上邑

曷為不言入于衛注据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

入辭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疏注据弗至于衛。文十

婁弗克納彼捷菑實未入國故曰弗克納作未入國辭而

文言納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文國是又為已入國辭故

曰納于邾婁以納者入辭也今此上亦有納文亦是入國

之辭而言于戚不言于衛故据而難之正以戚與帝入國

為去遠既已納于戚即入衛而經只云于戚故傳言易

父有

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

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瞶者下曼姑區戚

無惡文嫌曼姑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

者不言入于衛不可醜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

也。主書者與頓子同疏。注：明父至義也。通義云：以蒯瞶

之國以蒯瞶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衛與蒯瞶即

蒯瞶不得而有衛也。鄭康成曰：蒯瞶欲殺母靈公廢之是

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

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瞶得反立明矣。解詁箋云：書世子

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卻缺敗趙鞅不貶者略亂

賊也。丁履恒曰：父有子者蒯瞶為子靈公為父蒯瞶靈公

所逐輒乃靈公所立蒯瞶不得有靈公之衛也。按：父有子

宜如何義傳為中答不言入于衛則父子止。據靈公蒯瞶

言之也。穀梁傳不繫戚於衛子不有父也。命理宜貶之。然則

注不貶至得也。舊疏云：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然則

文十四年卻缺納不正貶之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

惡人而不貶以納父罪不至貶也。故明不得者正蒯瞶無

但祖命得國耳。其於輒則父也。輒受國於祖義不合讓有

不立者庶為仁。至義盡故曼姑可以無惡而不得為輒拒

父故不貶蒯瞶以起之也。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注

父有

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

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瞶者下曼姑區戚

無惡文嫌曼姑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

者不言入于衛不可醜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

也。主書者與頓子同疏。注：明父至義也。通義云：以蒯瞶

之國以蒯瞶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衛與蒯瞶即

蒯瞶不得而有衛也。鄭康成曰：蒯瞶欲殺母靈公廢之是

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

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瞶得反立明矣。解詁箋云：書世子

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卻缺敗趙鞅不貶者略亂

賊也。丁履恒曰：父有子者蒯瞶為子靈公為父蒯瞶靈公

所逐輒乃靈公所立蒯瞶不得有靈公之衛也。按：父有子

宜如何義傳為中答不言入于衛則父子止。據靈公蒯瞶

言之也。穀梁傳不繫戚於衛子不有父也。命理宜貶之。然則

注不貶至得也。舊疏云：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然則

文十四年卻缺納不正貶之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

惡人而不貶以納父罪不至貶也。故明不得者正蒯瞶無

但祖命得國耳。其於輒則父也。輒受國於祖義不合讓有

不立者庶為仁。至義盡故曼姑可以無惡而不得為輒拒

父故不貶蒯瞶以起之也。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注

秋

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

歲也非也出公也夏氏斫衛出公輒論世以衛之臣石曼姑等為之
拒父者也其拒崩噴君夫人南子為之非輒意也輒父輒可
與為善者也惜乎有孔子而不能用終身負惡名而不敢
辭耳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
即位則拒崩噴者非輒也崩噴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
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而漸長而君位已
定勢不可為矣彼皆據左傳輒雖久立而未嘗據不以崩噴
也按太史公自序曰南子惡崩噴子父易位謂不以崩噴
為子而以孫禍祖也則夏氏之說信矣易位謂不以崩噴
注主書至子同。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是也彼注云納頓子書者前入奔當絕還入為盜國當誅
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此定十四年崩
噴出奔宋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為盜國復當
合誅晉納之宜與同罪故曰與頓子同義也舊疏云崩噴
犯父之命其惡已明晉為伯主而納逆命之子奪已立之
後故云主書者從晉納也則明晉同罪矣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七日舊疏云諸家之經
云鄭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校勘記
有帥師當行疏本與服氏無之是也左氏穀梁栗作鐵鐵
栗同部字得段借也釋文亦作栗云一本作秩二傳作鐵
舊疏云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
則疏本亦作鐵校勘記云疏又謂三家同作戰于鐵定本
作栗者誤而釋文同定本亦作栗區別之云二傳作鐵陸德
明所據之本不及疏本也水經注河水篇東逕鐵上
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救衛郵無恤御簡
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衛大子自投車下即此
也京相璠曰鐵邱石也杜預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
邑也大事表今大名府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為土合里即
鐵丘也一統志鐵丘在大名府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為土合
里

冬

十月葬衛靈公疏解詁箋云崩噴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

有說所謂靈公有子適子不得有父也輒於靈公孫也非子也而

得為子者成十五年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彼嬰齊於
歸其有子道為兄後靈公既不以則晉語秦穆公別以孫為子
則則其子亦不得以靈公為父而國語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
吊公子重耳於翟重耳重耳而立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
韋注沒貪也靈公逐泚而必爭之曰此吾父也死之後介
大國以春求入不與已矣有子而必爭之曰此吾父也死之後介
後也故春秋不與也按俞說非是為後者之子也死之後介
子後入後大宗也大夫士立後必以次春如天子諸侯可以
弟後先以叔後姪也故嬰齊後歸父春後諸侯可以支
立後即喪後斬衰也所謂人後者此五字後者宗曰此文
當云為人後者為人後者不與也定或後此後者宗曰此文
或早卒今所後其人與不與後靈公似而異以曾祖後則
見所後不定也與後靈公似而異以曾祖後則喪後則喪
服不杖期章為君此為君母妻長子祖父母之喪者謂始封
為祖後者服斬注此為君母妻長子祖父母之喪者謂始封
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而廢疾不立父卒者謂始封
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曹祖立父卒者謂始封
問父卒為祖後者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曹祖立父卒者謂始封
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注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疏水經注淮

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則孫為祖
後為之服斬為其承重故也而祖孫稱謂仍自無改自不
得執即以祖為父故父卒仍宜斬而臣下從服期也若何氏
謂執即以祖為靈公子則輒實置蒯瞶於何地論語曰名不正
則言不順非蹈夫子所責與是以朱子於宋孝宗之喪主
鄭志立論詳宋史禮志及建炎以來朝野襟記也蒯瞶雖
見逐於父義不合而去謂蒯瞶不得混為一也靈公為父亦於
乘要之為後與為子少殊不得混為一也靈公為父亦於
又北邙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
後邙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蔡成公自新蔡遷於州來
謂之邙蔡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成也二城對據翼
帶淮濱地理志沛郡下蔡有四世侯來國為楚所滅按漢
取之至夫差遷昭于此後四世侯齊竟為楚所滅按漢
沛郡之下蔡於今為鳳陽府壽州地齊竟為楚所滅按漢
注畏楚也。舊疏云正以上文為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
知然也。杜云。畏楚而請遷也。承明時屬吳故畏楚。
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明時屬吳故畏楚。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

者惡失親也疏注稱國至之辭。僖七年傳文彼注云諸侯國為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

以國體錄是也。注稱公至親也。下文闕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

姑帥師圍戚注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故

問之疏舊疏云公羊之義輒已出奔曼姑稟誰之命而得

是以前春秋與得圍之矣。注據晉至問之。定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

趙鞅歸于晉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

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

士吉射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

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持兵鄉國故初謂之叛

後知其意欲逐君側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而救之是也

趙鞅操兵鄉國春秋加以叛文此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

齊國夏為兵首不加叛文故據以難

伯討也注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疏繁露順命云子不

之罪衛世子蒯瞶是也

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注靈公者蒯瞶

之父

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

距之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為靈公命下為輒故義不可以

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

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輒

疏通義云曼姑之義為可距則輒之義不可距父文外自

見此傳立言之善也蒯瞶本靈公近逐曼姑為父拒子

非為子距父也假令輒以愛父之故迎蒯瞶而去衛人猶當
更立長君將遂不可以悖靈公之命蒯瞶而君之乎推是
以論曼姑不得不自夷祭仲之所欲恃者皆不存之事君善之可
云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不書大夫立州書書之者
矣荀息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也立者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
弗予大夫之得立也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
以得為義也。正以不似趙鞅加叛辭故知無惡文也
注曼姑至距之。舊疏云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之臣也
校勘記拒當同傳作距下同
注曼姑者臣也。舊疏云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之臣也
受命乎靈公當立輒故得距蒯瞶矣引傷十年傳云君嘗
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
矣注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按舊疏非是注意
以輒既出奔蒯瞶已立蒯瞶靈公世子則曼姑亦蒯瞶之
臣也似不宜距此難辭下答辭也
注拒之至而已。正以曼姑受命於靈公故得距而下為
輒故又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距也禮記疏引異義云妻
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

武王為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
然則曼姑為靈公討蒯瞶其即為天誅紂義與唐律及今
律子孫毆父母祖父母皆斬故乙毆母而甲殺之蒯瞶得
罪靈公公羊說不言其欲殺母則罪不至死此時亦但與
子爭得國較毆罪輕故曼姑亦但拒之而已不可以子誅
父者謂不可以輒而誅父也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宮中殺
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疏子之於父天性
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今之子者因孫而連言
之或容兄弟之子耳則輒之不得拒父更可知矣
注傳所至明矣。公羊之義輒雖出奔曼姑受命于先君
主輒今蒯瞶奪輒故曼姑得從伯討也
注不言至圍輒。舊疏云蒯瞶去年入衛今而圍者止應
圍衛而言圍戚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
圍戚則恐去年蒯瞶入于戚今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
圍戚以辟之

輒者曷為者也蒯瞶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瞶而立輒注
據春秋有父死子繼

崩疇為無道注行不中善道

靈公逐崩疇而立軌

通義云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立立者故傳以為有王父之命也

靈王廢崩疇而不廢軌則軌適孫當

然則軌之義可以立乎注軌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

不不疏注軌之至與不。正以上傳云曼姑之義為固可與不焉以拒之知軌之義不可拒也故此傳但聞其可立

曰可疏漢書雋不疑傳昔崩疇違命出奔軌距而不納春秋

非謂軌可仇讐父偃然居位也按雋不疑傳亦六謂崩疇違命衛人可拒春秋足之非謂軌可拒父也

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注不以崩疇命辭靈公命疏

禮記疏引異義云衛軌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理逆倫大惡

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愛鄭意以公羊所言公義也左氏所言私恩也然公羊亦不以軌可拒父

故下注云雖得正非義之高者謂僅能得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正也亦即鄭氏傷仁恩之義白虎通五行云不以

父命辭王父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後漢書安帝紀云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穀梁

傳何用弗受也以軌不受也軌不受父之命受之王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父也

以王父命辭父命注辭從不從疏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

辭崩疇之命不為不聽其父謂以王父命辭也

是父之行乎子也注是靈公命行乎崩疇重本尊統之義也

疏注是靈至義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注云念母則忘父重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為不孝拒崩疇不為不

順脅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通義云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禍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

是故軌有王父命為可立無王父命必不可立注若惡崩則是與軌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軌似與崩疇是尊尊

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其義言乎輒使曼姑拒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拒蒯瞶則可輒之道雖當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子貢之問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之事故援以為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詆公羊有助子仇父之誤者抑不善讀此傳矣

不以家事辭王事注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行事疏後漢

書桓鴻傳鮑駿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注以父至私事。正以父子私恩國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得顧私恩而昧王義也

以王事辭家事注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疏注聽靈

。校勘記云此本者誤是今據鄂本訂正閩監毛本因誤作是遂刪去此字

是上之行乎下也注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

也故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主書者善伯討疏注是王至諸侯。校勘記云蜀大字

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於作乎何校本疏中同也舊疏云唯受靈公之命而拒蒯瞶而引王法行於諸侯者正以靈公

於蒯瞶若似天子於諸侯故取以况之注雖得至者也。正以曼姑雖受命靈公可以拒蒯瞶究

屬為子拒父故不得為義之高也包氏慎言云衛輒之事

六子不為而公羊不責其拒父何也曰蒯瞶自絕於父出

奔義無得國之理夫子之拒父不為衛君者謂其所以處骨肉

之問者未盡其道耳非謂輒之不為衛君也使輒之事果

為逆天悖倫聖人安肯受其公養者江熙者經書衛世子

蒯瞶授鄭世子忽為比不知春秋異義不嫌同辭蒯瞶之

稱世子瞶自世子之晉人世子之衛人不以為世子也靈

公之語公子曰即曰予無子則靈公不以瞶為子也公于郟

之對夫人亡人之子輒在日蒯瞶為亡人則固絕之於國

也自靈公憤於刺澤之盟叛晉連年以齊伐晉人雖殺

涉他靈公死趙鞅納蒯聩于戚挾世子之猶不知有母天殺
結怨也經亦順而書之曰世子耳夫禽獸之不知而欲殺
弗受也經亦順而書之曰世子耳夫禽獸之不知而欲殺
且以不能乎母而見絕曠為靈公所絕亦春秋所絕之言也
其母是臯瓊也義言之曠者靈公所絕亦春秋所絕之言也
考之左氏曠之居戚且十五年不聞衛人為通外內之言
則國人之不義曠而莫肯戴曠也明矣然國人不戴曠而
輒為其子能晏然已乎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
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舜出而復入齊國夏石
禁與曰夫舜烏得而禁之曠犯父命出而復入齊國夏石
曼姑之圍戚皋陶之執也故公羊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
以拒之也桃應曰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
屣耳竊父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父子
重於天有司執法為天下法也法之在天下者君不可
枉則甯棄天下以全父子曠者靈公所非子而輒不能不
以為父輒不能竊負而逃然苟超然遠引棄衛國如敝屣
曠雖頑曾其子知有父而已不知有父安然處其位乎夫
子之不為謂其所以感格者無術也伏義執言穀梁曰仲
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
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

也鼻陶之爰書曠無所逃其罪凡此為齊國夏言之為石
曼姑之受命於靈公言之非為輒言也輒之義知其後之
而巳春秋於曠之入沒輒出奔之文亦以始違而其後之
所處猶未為失也江熙范甯徒較量其父子之孰當立孰
不當立則父廢而輒以六月入戚父在曠而憫然稱兵以圖復
公以夏卒蒯曠以六入戚父在曠而憫然稱兵以圖復
國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苟有人心者則宜於此變矣
江范所言所謂設淫辭而助之故也亂臣賊子幾何而不
接踵於天下哉包氏此論極平允而於何氏雖得正非義
之高者猶切當也論語述而篇文校勘記出曰怨乎求仁
而得仁冉至為也元本閩本同監毛本怨乎下增曰字非何
煌曰按文勢不當有曰字論語有者衍文舊疏云冉有所
以疑之者正以輒之也立也雖得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入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正以輒之也立也雖得公義失於子
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
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則何
舊疏又引論語當是古之賢而不用也今本据何晏論語改之
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來正以求

為仁道本得仁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周王乎出曰夫子不為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為賢而知輒與蒯瞶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

注主書者善伯討。舊疏云一則見輒之得正二則見曼姑可拒但主書其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季氏專政蒯瞶犯父

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魯而京師楚黃池之黃吳大

為主流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甲午月之朔日

注此象至為主。蔡大夫專相放即下蔡人故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是也盜殺蔡侯申見下四年辟伯魯而京師楚者即下四年魯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辟伯魯而京師楚是也黃池之會吳大為主者即下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五行志下之上哀公三年甲午地震劉向以為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相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其君通義云占與昭公同哀公孫越事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卯月之二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疏注

其廟。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其後董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然有中興之功則不毀經書成周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大夫貢禹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不毀非尊德之義按漢之廟制不盡如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後用貢禹之說以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用公羊經師之說也

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注據立武宮書疏注據立武宮書

也孔子論書篇云書曰唯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至聞之昔虞夏

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然則

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

哀故從省文疏注謂內所改作也但逐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

其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

于楚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還復襄自堯之善

惡獨在于襄故得省文之類通義云春秋之大法凡主譏

者有所託見則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微其義若然經有

有事于武宮復言立武宮者武宮不在春秋中嫌本有武

世室其為廟毀復立未明故特見也春秋正詞云竊謂書

墮郕不書城郕亦是也立武宮書者嫌于不毀也城費書

者以李首惡也左疏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

立故不毀其廟則以桓僖之廟本未毀與此異按三家皆

出桓公而季氏得政在僖公世故僖十五年震其孚夷伯

之廟此蓋季氏所立

何以不言及注據雉門及兩觀疏注據雉門及兩觀災是也定二

敵也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疏皆在毀廟之數輕重相同故

不言及以別之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

之廟而五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是則五廟外

皆所當毀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按禮皆在

宜毀者也左疏引服虔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穀梁傳云

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是謂自我言之皆親

盡當毀是也通義云自義率祖則太廟而外其尊同自仁

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故言敵也

何以書注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不復連桓宮僖宮

疏舊疏云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購傳武氏子來求購何以

求購今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

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而分疏已訖是以不復言桓宮僖

宮災何以書矣何復立也分疏已訖是以不復言桓宮僖

記災也注災不宜立疏注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史記

注引服虔云桓僖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其災知其為桓僖也五行志上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左傳司鐸火火輸公宮桓僖災杜云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經義札記云公穀及董劉說以桓僖廟為毀後復立者左傳無明文故服杜以為原未毀者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穀以為尊卑敵體故不言服氏則以並宜毀故不言也哀公時桓僖有廟者服解亦本董劉之義至於桓僖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三傳說並同也

李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疏左氏穀梁作啓陽開者為經諸本同按公羊之興正在景世故傳寫者遂改啓為開也杜云瑯琊開陽縣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治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鄒國地季氏本曰昭十八年邾人襲鄒子從帑于邾遂為邾地近季氏費邑魯既取邾東沂西田則邾不得不以啓陽讓魯矣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南徑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鄒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鄒畫

俘以歸鄒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比是矣縣故琅瑯郡治也地理志東海郡開陽下云故鄒國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十日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

放當誅故貶疏注稱人至故敗。舊疏云知是大夫者正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大夫自相殺大夫稱國即僖七年鄭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唯辟作威是也今此大夫作威故貶之言當誅者謂於王法當誅也言故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為賤之是也

為賤之是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亦國卒葬極於

哀公者皆卒日葬月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十

注哀公至葬月。正以所見之世昭定哀三世故哀公著

治大平之終也。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舊疏云即此癸卯

秦伯卒明年三月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秦伯之弟鍼

出奔晉傳云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秦伯之弟鍼

廣大故曰千乘然則秦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謂之

小國者止以僻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名

氏不見於經是之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

張翕彼此異時感國之數不可同口而語昭元年時自以

千乘為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焉而有疑焉鄂本閩監毛

本大改太非釋文大平音秦按秦伯自昭定而後不至感

國觀於左傳秦哀復楚走吳可見舊疏說是所引舊說不

可通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疏包氏慎言云公羊經三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注据宋人弑其君處句

稱人疏注据宋至稱人。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處句是

据彼以難也彼傳云大夫弑君稱名賤者窮諸人此稱盜故

賤乎賤者也注賤於稱人者疏注云賤於稱人者謂士也舊疏云彼

稱人然則今此非士故言賤乎賤者也爾雅釋訓云微乎微者

集賤乎賤謂盜為賤中之賤者也法言才乎才謂儀秦才而

也謂式微式微言微而又微也法言才乎才謂儀秦才而

乎形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列傳時乎時詞意略同蓋謂賤

者稱人稱盜則又賤之至賤者矣

之二十二日三月無庚戌左氏穀梁均作二月疑公羊誤

校勘記出盜殺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殺作弑此釋文及

左氏釋文皆作殺音試惟穀梁經作弑按作殺者釋文本

也公羊左氏疏本宜皆作弑後人据釋文本改疏本也二

傳並云此稱盜以弑何則經文作弑明矣

賤乎賤者孰謂注据無主名

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

為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疏通

云本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舊疏云若其刑訖當有刑稱即襄

二十九年夏閻弒吳子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

故知未加刑也注蔡侯至深戒也舊疏云卒詰為終也其君下注云不言

注不言至義同即襄二十九年閻弒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

繫國故不言其君也舊疏云此處之盜仍未加刑而亦不

言其君者正以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也蓋鉄論周秦

云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人倫也

故君不臣士不友於問里無所容穀梁傳稱盜以弒君不

以上下道也注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近刑人也盡盜弒

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其臣而近小人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疏通義云左氏以為皆弒

之辭言之則彼未足信君之黨然經不以討賊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疏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

執戎蠻子以界楚師于三戶按三戶今河南南陽府浙川

縣西南有三戶城蓋在南陽汝州之間矣水經注伊水東

北經新城縣南胡氏渭云今陽縣南七十五里有新城

春秋戎蠻子邑漢以為縣左氏穀梁作戎蠻子古蠻曼同

赤者何注欲以為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界宋人不言

名歸欲言微者則不當書故以不知問也疏注欲以至言

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是也彼則曹伯不言名

界宋人不言歸故據以難毛本言界誤以界

注欲言至當書○舊疏云欲言赤是楚之微者自歸于楚

則微者之例不當書見故以知問之

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注據執曹伯界宋人不言歸

于宋疏通義云弟子讀經似晉人執戎曼子為一事赤歸

傳已明言赤戎曼之名也似不必疑赤歸于楚為一事矣

注據執至于宋○彼傳云其言界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故

與此書歸于楚異

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名此言歸意也前

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

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

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

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起

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疏舊疏云成十五

年晉侯執曹伯

歸于京師是伯者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戎曼子不言名

直言晉侯執戎曼子歸于楚則是伯者執人歸京師無異

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干

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注此解至意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名

而不言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言舊疏云言赤歸于楚之

意也是也

注前此至于楚○楚滅頓胡即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

滅頓以頓子穀歸十五年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從

而圍蔡即上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也蔡遷于

州來見上二年通義云引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為楚執

欲言晉人執戎曼子歸于楚則醢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

師同文嫌若以方伯待晉而以京師比楚故特避之似名

以為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異者正以衛侯曹伯等執歸

京師皆不名故也。舊疏云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似與伯者執人歸京師同故辟其名而名戎曼子也。使若晉非伯執者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故云使若晉非伯討也。之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赤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此類。注言歸至師楚。舊疏云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昇宋人諸侯相執不言歸。今言歸欲起晉人以楚為京師故也。按此所謂不沒其實也。注主書至誅之。舊疏云主書此事者正欲惡晉以楚為京師背叛天子當命誅絕也。若然楚人京師自置甯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傳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則吳楚僭號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理應不譏。故云爾。包氏慎言云按伯者師侯以供命于天子者也。晉為諸侯之伯無天子命而擅執人君歸之於楚是為楚執也。晉為楚執人之君是天子楚也。故坐以背叛當誅。按晉人而京師楚則諸夏諸侯可知。故何氏以為地震之應。

城西郭

六月辛丑蒲社災

包氏慎言六月書辛丑月之十五日舊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薄社蓋所見本異

左氏穀梁經作亳社唐韻正亳傍各切平聲則音蒲書序作將蒲姑釋文蒲如字又音薄周本紀遷其君薄姑呂覽具倫篇奄釋文蒲如字又音薄周本紀遷其君薄姑呂覽具倫篇湯嘗約於鄆薄矣注薄或作亳蓋蒲亮薄三字通讀書載錄云蒲是蒲字之省薄亮古字通用尚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馬本作薄既云賈氏曰公羊曰薄社所見本薄字當不省通義云左氏作亳賈達云公羊曰薄社與薄音訓並同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今公羊為蒲字轉寫脫下寸耳

蒲社者何注

據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注據鼓至言蒲。見

亡國之社也注

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注蒲社至魯

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為亳社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之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為諸侯以為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按穀梁傳意亡國也亡國之社以

為廟屏戒也注引劉向說立亳社于廟之外為屏蔽取
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是也左傳社注亳社於廟門
之外以為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郊特牲注薄社於廟
之社殷始都薄此皆以為殷社者何氏以為亡國之社殷
在魯竟者蒲雖不可考然左傳有蒲姑與商奄並舉則蒲
姑即蒲亦即薄姑薄姑與四國作亂為周公所滅蓋即分
其地屬齊魯故齊亦有薄姑氏地晏子所謂薄姑因之是
也薄姑是諸侯之號其君號謚不可考因即舉其地為氏
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奄君薄姑鄭注或疑為薄姑齊地非
奄君名也薄姑與四國作亂四國即指管蔡商奄是薄姑
非奄君名蓋魯既分得薄姑氏地因立彼國之社以示誠
所以魯有兩社閔二年左傳襄三十年烏鳴于亳社是也若
殷社則宋亦有亳社左傳襄三十年烏鳴于亳社是也豈
宋亦故表其先世之惡以自戒周家以忠厚立國恐周公
成王不如是之已甚也繁露王道云周發兵不期會於亳
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亳
社災董生所說多與何郃公殊也通義云書序蒲姑馬本
作亳姑何郃公云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似別有蒲
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班其社於諸侯呂氏貴直論曰殷

社者封也注封土為社

○白虎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立社故

廣雅釋詁社封也

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蓋周之屏按左氏遷左穀之說
以駁何氏然呂氏春秋所云武周所以為屏示戒未必諸
國皆有也書缺有間固然何各國不聞有亳社耶
注封土為社○白虎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立社故
變名謂之社別于眾土也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
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吾土以為社古左氏
說共工之子為后土后土為社許君謹按亦曰春秋稱公
社今人稱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元駿之云
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俱言上公
失之矣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何氏此義
當同鄭說

其言災何注据封土非火所能燒

亡國之社蓋揜之疏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

已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也

亡國之社蓋揜之疏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
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絕冥陽通其陰而
已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也

拵其上而柴其下注故火得燒之拵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

地四方以為有國者戒疏周禮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

管子內業篇傳馬棧者最難先傳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

木亦無所施矣淮南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注箕子亡之朝

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蓋徧木圍其四面用之亡國之社則

為柴其下用以護箕子之居則為柴箕子之門用木為車

箱則為棧車亦為柴車用以養魚則謂之泚爾雅釋器云

以柴木雖也是也編柴養馬則曰枝廣雅釋木枝柴也

故周禮夏官主養馬者稱枝人也是也左傳吳囚

邾子於樓臺栒之以棘亦即柴其下之象故說文木部以

校為木囚亦謂編木繫人使不得外達此社用柴遮寒故

注云火得燒之也莊子馬蹄云編之以棧卓棧即草棧也

故說文竹木之車皆曰棧又天地云趣舍聲色以柴其內

柴亦取義為寒也漢書王莽傳古者叛逆之國既已誅討

注拵柴至者戒也漢書王莽傳古者叛逆之國既已誅討

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出門見之著以為戒

師古曰棧謂以箐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

不通陰陽之氣孟康曰辨布也布社國國作一見以為

戒也白虎通社稷云王者諸侯必有社羊傳曰亡國之社

也明為善得之為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

奄其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

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

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在其中也穀梁

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

得上達也獨斷云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以分諸侯使

為社以自儆戒屋之掩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

自與天地絕也面北戒陰示滅亡也其祭以喪祝掌之周

禮喪祝云掌勝國之社稷祀號以祭祀禱祠是也以士師

為尸秋官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也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

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叛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

駮滕薛使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由王教絕滅之爾
疏不直言何以書嫌止主問災也

注戒社至上也。陳書禮書引韓詩內傳曰亡國之社以
戒諸侯故白虎通亦謂諸侯有誠社也俱不云有亳社蓋
各國各有誠社與。舊疏云是後至驂乘春秋說文謂下十
三年黃池之會時也。按宋使疆吳未不知所指五行志上哀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以
為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見於
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矣。一曰
天生孔子非為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
志又云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子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
比者精微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
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
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
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亂
之物天災之者若以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卑微而後可

告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二
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
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僖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
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威。魯未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
亡道久矣。前是天子不見災者魯未亂臣而用聖人也。雖
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時可也。不
見天之道也。專就魯論義較近切。惟謂亳社不當立。未
何本何氏取應於天下諸侯者。春秋託王於魯。蒲社而災
聖人故即假以示王教滅絕焉。經義禘記云公穀及董劉
義皆以亳社為殷社。故云亡國之社先王立之。俾諸侯以
亡為戒。今天災之因人君不能為戒而國將亡也。乃何氏
見公羊作蒲而以為先君亡國。疏又云蒲者去國之名。天
子滅之以封伯禽。考禮記薄社北。蒲注薄社殷之社。始
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如
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亳。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
薄。蒲亮三字通也。何氏墨守公羊未考左穀之經。不知蒲
為亳字之聲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威示教。示
戒諸侯使事上。此與立社使民戰栗之說無異。而反失警
戒危亡之義。其誤二也。又歷指宋齊晉滕薛魯衛之聽命
于吳天以為王教絕滅。故災之按經傳及先儒皆無此義。

其誤三也范注穀梁最得經傳意按如毫為殷社則古天子之社不得立之侯國宰予失言在使民戰栗何意只使諸侯知所懼戒正得畏天尊王之意何有不得據以相難命于吳之說何氏本之諸緯並非凡造均不得據以相難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寅月之二十九日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注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

諸侯得討士以下也疏注賊已至葬也。正以隱十一年無臣子蔡侯被殺而書葬故知賊已討也

注不書至下也。舊疏云考諸正本何氏之注盡於此若更有注者衍字也。又云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秋之內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譏之若殺微者例所不錄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見故云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范云不書殺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比本又作范亦祇皆作比後世段用酰字又譌作毗也周易比象傳比輔也說文比部比密也廣韻六脂酰說文曰人齋也今作毗通為酰輔之酰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白卒

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酉月之二十四日左氏穀梁作杵白史記齊世家注徐廣曰史記多作箸白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昭卒不書閏疏

釋文數所主反下及注月數閏數同舊疏云此數讀如加
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也諸侯舊疏云此數乃為頭
注謂喪至為數。毛本諸喪誤諸侯舊疏云此數乃為頭
數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其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
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葬亦數月之言期也期者復其
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而小祥
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期而小祥
又暮而大祥舊疏引鄭志答起商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
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於數也通典引射慈云三年
期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然則此傳之以閏數
者謂功總之服穀梁傳所謂閏月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
事不數者謂期三年服也通義云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
著其禮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也然何
氏竟指大功以下數閏釋此傳非也禮與諸侯為兄弟者
服斬衰齊之臣子豈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
喪注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練
是齊之末失雖以年數者亦數閏矣按何特舉大功以下
以月數者得以閏數以明葬之數者亦得以閏數耳不
必謂齊之臣子服景公以明葬之數者亦得以閏數耳不
必非指葬言

喪曷為以閏數注据卒不書閏疏舊疏云此喪亦喪服大功

喪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疏通義云喪

氏慎言云九月至十二月方四月未及葬期時麻閏十二

月齊以有閏為合五月之期耳故經特書閏以著其失其

說略也猶殺也。荀子天論養略而動希注略減少也文選

注引國語賈注略簡也管子侈靡云略近臣注略禮謂不

繁也皆與殺義通舊疏云此數亦如加我數年之數大功

注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舊疏引鄭志

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

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傳云

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相反於禮斷之何就鄭答

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得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

也是則鄭意以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

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舊疏又云若穀梁之意以為大

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按穀梁說非是

春秋公羊傳義疏卷之十四

六年春城邾婁

句容陳

上學

六年春城邾婁葭注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

邾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

諱之明惡甚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開監毛本同鄂本葭作

公十三年左氏經次于葭公羊經作垂瑕此年左氏作

城邾瑕公羊經作城邾婁葭知瑕葭音相近杜云任城元

父縣有邾瑕城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濟甯州南二十里

水經泗水又西過瑕邱東屈從縣東南流瀛水從東來注

之鄆元曰魯邑春秋之負瑕矣瀛水西南流入邾馬氏宗

丘近哀七年四月邾子負瑕杜云在南平陽縣西北哀二年

伐邾取瀛東田水經負瑕瀛水從東來注之鄆元亦云瀛

水在瑕丘西南是哀二年所取瀛東田即負瑕水也本邾

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有繹亦瑕邱本為邾地之

春秋公羊傳義疏卷之十四 六年春城邾婁 句容陳 上學 城邾瑕公羊經作城邾婁葭知瑕葭音相近杜云任城元父縣有邾瑕城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濟甯州南二十里水經泗水又西過瑕邱東屈從縣東南流瀛水從東來注之鄆元曰魯邑春秋之負瑕矣瀛水西南流入邾馬氏宗丘近哀七年四月邾子負瑕杜云在南平陽縣西北哀二年伐邾取瀛東田水經負瑕瀛水從東來注之鄆元亦云瀛水在瑕丘西南是哀二年所取瀛東田即負瑕水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有繹亦瑕邱本為邾地之



WENZHOU LIBRARY

証杜注非是。襄二年遂城虎牢傳虎牢者鄭之邑也。注城者取之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城之為取之也。注魯數至惡甚。即上二年伐邾婁取東漕田及沂西田。又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之屬是也。有夷狄行者舊疏云正以貪而無親故也。通義云諱取言城與虎牢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蓋深凡為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庚寅月之十日軫史記世家作珍

齊陽生入于齊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何也。取國于茶也。注引何君廢疾曰即不使陽生其以國民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為國民者取國于茶。齊小國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以穀梁上傳曰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也。鄭釋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茶謂書陳乞弑君爾。茶與小白其事相似。茶弑乃後立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茶也。義適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于糾。故劉氏逢祿難之曰茶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茶之弑實陳乞之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比又非稱其君且得為誅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為寔是以國氏乎。按大國篡例月故直時若然隱四年傳注大國篡例月則齊為大國例宜書月而言事不宜月者以陽生之

齊陽生入于齊。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何也。取國于茶也。注引何君廢疾曰即不使陽生其以國民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為國民者取國于茶。齊小國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以穀梁上傳曰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也。鄭釋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茶謂書陳乞弑君爾。茶與小白其事相似。茶弑乃後立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茶也。義適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于糾。故劉氏逢祿難之曰茶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茶之弑實陳乞之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比又非稱其君且得為誅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為寔是以國氏乎。按大國篡例月故直時若然隱四年傳注大國篡例月則齊為大國例宜書月而言事不宜月者以陽生之

篡陳乞為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於陳乞故也似若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注不月者移惡于魯也之類也然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禍大故也既移惡于陳乞是以不月正得述事之宜矣

齊陳乞弒其君舍疏釋文左穀梁舍作茶云音舒舍茶同

斯云亦不違舍與車軒韻熊明來曰舍非但與車軒協韻音作舒便合讀作舒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茶公羊作舍音舒此經中明証史記律書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九經古義云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注

据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疏通義云弒而立

立者若宋督弒瑤公而立莊公不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弒靈公而立成公不言晉黑臀入于晉之類是也注据齊至公子。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故疑陽生不弒公子

為護也疏馮黑臀等皆君弒而後復國此則先復國乃以護

同罪也

此其為護奈何注問其義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疏齊世家景公寵妾芮姬生

茶嬖未知孰是

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注貴

自專也疏舊疏云此乃有為而言非正道也

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注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

生疏齊世家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茶為太子

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

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注晉世子申生是也疏注至
是也。即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穀梁傳云陽
生正荼不正世家荼少其母賊無行明不正也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走矣注教陽生立疏左傳史記皆
景公卒後

與之玉節而走注節信也折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
合以為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為嗣疏注節信也周禮掌節云
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
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玉為之以
命數為小大是也漢書孝文紀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
也若今過所也如瀉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
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祭也師古曰古者或用祭
或用繒帛祭者刻木為令符也又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即
師古所謂或用繒帛也蓋古或有用木者說文木部祭傳

信也自謂木為之者史記孝文本紀初與郡國守相為銅
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
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枝
長五寸鑄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
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
左以與之後漢書杜詩傳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
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
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注云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
長六寸分而相合皆古玉節之遺通義云使詐以使命出
防關稽也周禮有全節竹節此言玉者蓋若龍輔之類
注奔不至為嗣通義云子糾來奔亦不書同此例按定
十四年衛世子蒯瞶出奔宋此陽生出奔不書明未為嗣
吳然則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立子以貴蓋陽
生雖非嫡出但其秩次宜立亦為正或貴妾之子也舊
疏引舊云陽生實是世子但未命為嗣故出入不兩書若
命為嗣則是大國之君出合兩書者非按左傳史記皆
云諸大夫願擇諸子長為嗣景公惡言嗣事是未命為嗣
若陽生是適則諸大夫宜請立陽生矣

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注于諸寘也齊

語也。疏。齊世家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招公子陽生。逮夜至。

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

陳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斯者。除。疏。注。期而至者。除。期。

服斬衰。章父。傳曰。父至尊也。又曰。君傳曰。君至尊也。則君

父皆應三年。景公死於上年之九月。至此年秋未始及期。

也。故孟子盡心云。齊宣王欲短喪。之禮。蓋時無三年喪禮。

愈於已乎。又滕文公篇。滕定公薨。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

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

莫之行也。襄十四年左傳。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注。乘卒

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閔二年傳。譏始不三年論。語。陽

貨。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是當時各國皆不行三年

喪也。詩。檜風。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則春秋前已有不三

年者矣。通義云。除義如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

而練而祥而禫。皆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此期而除喪者

所謂男子除乎。婦人除乎。帶也。義或然也。然此距景公

之卒。並未及期。蓋連閔數之耳。練祭當以閔數。則不能行

三年之喪必矣

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注。常。陳之子。重難言其妻故

云爾。疏。注。常。陳乞子。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

常。注重難至云爾。今人猶有此稱。舊疏云。正以妻者已之

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為兒母之類。是也。

有魚菽之祭。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之無所

有。疏。齊世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

注。齊俗。至祭。事。舊疏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

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祭而已。其實男子為首。即君牽

姓。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若其齊俗。則令婦人

為首也。故此傳云。云。即其文是矣。不足篇古者。庶人魚菽之祭

蓋陳乞自卑之詞也。舊疏云。依正禮水陸。僉陳而止。言魚

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公羊問荅問陳乞為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廢人有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通義云牲用魚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之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為夫之君服期按孔氏此論甚是陳乞本為立陽生事不必實有正祭也

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疏桓六年

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意謂魚菽至薄諸大夫不必以禮相將謙若不敢當盛儀然也通義云不將禮而相過謂之化下文闕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

注甲鎧

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

注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雷疏按勘記出巨囊云唐石經諸

按史記齊大公世家囊作橐故音託

注巨囊大囊。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云諸家釋囊橐各

異毛傳小曰橐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引左傳趙盾食

靈輒寘食與肉於橐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于囊以

橐僅容物証其小囊可容人証其大干寶晉紀論引此詩

呂注云大曰橐小曰囊與毛詩反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

囊有底曰橐孫奕示兒編亦引之此又一說也唐韻橐無

底囊漢書注無底曰橐宋董氏及朱傳因之與

釋文正反四說各異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改乞二事似

為確証然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

成以橐又云范睢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

不可容人二物本大服入橐則囊未嘗不可盛物橐未嘗

按陳說辨論極明晰蓋本無定名故說互異各以意名之乎

注中中央曰中雷。左傳宣二年三進及溜釋文溜屋雷也

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熊氏經說古有中禮蓋儀禮之

逸而不傳者雷者屋有複穴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雷之因

名中庭曰中雷鄉射記有門內雷即賓執脯賜鐘人之處釋

注云范棟上中雷也雜記有門內雷即賓執脯賜鐘人之處釋

名釋宮室云中中央曰中雷古者寢穴後室之雷當今之棟
下直室之中古者穴是以下之名室為雷云舊疏引庚蔚之云
中室也古者穴是以下之名室為雷云舊疏引庚蔚之云
地上累土穴則穿地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是
以因名中室為中雷也程氏瑤田釋宮小記云雷之義始
于廟爾雅云宗廟謂之梁言宮室之上覆者廟然隆起也
當未有宮室之先民穴居地土累土為之謂之復鑿
地為之謂之穴其上必有穴然者覆之此宮室之始
所自始也開上納明雨從此下則雷之所自始故字从
雨而中留也受雷之地在穴之中則中室名中雷之始
也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雷祀土神也土為五行之主神在
之中中央室之中中央土其祀中雷祀土神也土為五行之主
之於此故名祀土神曰祀中雷也祀中雷故名之禮設主於
中廟象納明之雷故主設之於此郊特牲曰家主中雷而
舍開上納明之雷故主設之於此郊特牲曰家主中雷而
象與嘗試論之古者初有宮室時易復穴為蓋構度亦未
遽為兩下屋與四注屋也不過為廟然之物以覆於上當
如車蓋然中高而四周漸下以至於地中高者棟四周漸
下者宇度所謂上棟下宇者或如是亦通謂之壁度即屋

諸

之上覆者非如後世墻垣始謂之壁也古者明堂圓其上
以法天余以為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圓其上者與古者屋
軒敞四旁皆得納明其雷不入於室而外垂故天子諸侯
屋皆四注則有東西南北之雷凡四大夫以下雨下屋則
有南北之雷也此言堂屋之雷也其門屋又皆有雷曰門內雷
其南雷也此言堂屋之雷也其門屋又皆有雷曰門內雷
凡此之雷皆外垂皆有木視承之檀弓所謂池視重雷鄭
氏謂屋之承雷以木為之用行水也按此自謂屋之中雷
非南北雷也

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注色然驚駭貌疏按諸本同釋文石

色然如字本又作塊又或作危按一切經音義引作歛然
此作色蓋誤經義述聞云色者歛之段借也一切經音義
卷九歛所力反埤蒼云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歛然而駭與
歛然不同蓋出王愆期高龍孔衍三家注也詭危皆色之
何本不駭是也集韻歛恐懼也亦引春秋傳歛然而駭與
焉猶脆之譌為脆矣莊子大宗師云且彼有駭形而無心
注色然驚駭貌○莊子大宗師云且彼有駭形而無心
注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說文駭

讀書叢錄說文歡悲意色歡同聲段借字本作塊危者又
因色字而為經傳釋詞說論語色斯舉矣云斯猶然孔傳曰
黨馬注云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憲問篇其指鳥言不善謂
孔子辟色則與下句意不屬若謂鳥見人之顏色不善而
飛去則人之顏色不善又豈鳥所能喻今按色斯者狀鳥
舉之疾也與翔而後集意相反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
覽驚駭貌與此相近漢人多以色斯連讀論衡定賢云大
賢之涉世也翔而後集色斯而舉議即元賓碑翻翥色斯
竹色侯張壽碑君常懷色斯遂用高逝堂色令費鳳碑色
斯輕翔翻然高潔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則色斯
即此之色然也

開之則闕然注闕然出頭貌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
貌按說文款暫見也从見炎聲春秋公羊傳曰覲然公子
陽生按釋文闕然出頭貌○玉篇門部闕勅蔭切馬出門兒引公羊
注闕然出頭貌○玉篇門部闕勅蔭切馬出門兒引公羊
傳開之則闕然何注闕然出頭兒或作覲按說文見部有

覲字則玉篇之或作覲當云或作覲也段注云猝乍之見
也倉頡篇曰覲覲視兒按與目部之睽音義皆同說文云
闕出門兒从馬在門中讀若彬出門兒與出頭貌取象亦
近也說文覲私出頭貌也閉闕頭門中也太元曹初一曹
復睽天不覲其軫范注睽窺也劇次三鬼睽其實注睽見
也禮運注恣之言閃也凡閃睽覲闕音義皆相近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
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注時會未能得衆而陽生今正當立諸

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疏齊世家
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
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
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乃
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不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
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與此大同小
異注時舍至君之○齊世家云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
國人輕之是未能得衆也毛本今正作本正齊世家云鮑

牧恐禍起蓋亦見力士知陳乞有條也故諸大夫亦從而君之爾

自是往弒舍注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弒

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為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

諼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疏齊世家云悼公入宮使

幕下左傳使胡姬以安孺子如頓生鬻如使朱毛遷孺子

於胎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注陽生至事也。舊疏云先書當國起其事者謂書陽生

入齊乃在弒舍之前所以起其先入後弒也通義云陽生

正舍不正而入于齊為篡辭者舍有父命也此大為臣子

防也穀梁傳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入

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

注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是弒君之謀起於陽生

故以當國辭起之舊疏云舉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

注乞為至乞也。通義云比猶加弒陽生不加弒者彼

言歸嫌者無惡此言入則不嫌陽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

罪彼則別書棄疾弒公子比于下諼弒之罪此有所見也

此二經文異而義同按弒君之事成于乞不書陳乞弒君

乞罪不見陽生已書當國不嫌無罪也注不日者至子同。僖十年春王正月魯里克弒其君卓子

注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陳乞弒舍不

日亦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故曰與卓子同舊疏

云鄉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則

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以卓子之弒書月若言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

左傳枝甚記云釋文作繒云一本作鄆陳樹華云穀梁史記吳世家魯世家孔子世家並作繒是所據本有異也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己酉月之十一日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

注據當舉入為重疏注據當舉入為重。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舉其重者也

內辭也若使他人然

注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醜順他人來文疏注諱獲至

六年鄭人來輸平傳諱獲也注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又僖十五年獲晉侯注釋不書者以君獲君

為惡書者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也是獲君當絕故為內諱獲諸侯也舊疏云若不諱宜舉重云公入邾婁今不舉重而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又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是謂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是也今始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某而經言來故而經言來故如此解又云醜順他人來文者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人魯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今又言來作外來詰魯之常文故曰醜順他人來也按經若不諱當云以邾子益歸不言來也通義云諱不欲公首其惡與須胸同意不嫌觸日入例者下有獲文惡明

邾婁子益何以名

注據以隗子歸不名疏枝甚記云唐石經六年疏引此為上有之字此脫

注據俱以歸。正以經書以來實則歸也不書歸而書以不沒其實也與以隗子歸同故云據俱以歸

獲也

疏穀梁傳益之名惡也注惡其不能死社稷左傳

曷為不言其獲注據獲晉侯言獲注據獲晉侯言獲。見

內大惡諱也注故名以起之也日者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

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注正以擅獲諸侯宜絕故

昭四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河內大惡諱也

今此又言內大惡諱也重發傳者正以河內大惡諱也

通義云外言以歸內言以來別其詞也注醕順諱文不舉公

至故特解不言以至而穀梁以為言來有外魯之詞焉非

經意注故名以起之也。正以內諱獲言來獲之實恐不見故

是諸侯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故生名見其宜絕知被獲

矣注日者至獲之。隱二年注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

故解之侮奪無已即上六年城邾婁葭注云魯數圍取邾

婁邑邾邾未嘗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今又入其國

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內也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

不致不得意致伐至入則不書致明得意也此不書致從

可知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葭注云取邑不致者得

意可知例與此同注取邑不致者得

宋人圍曹注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伯陽何以名注據

以隗子歸不名注據以至不名。見僖二十六年

絕曷為絕之注據俱以歸注據以至不名。見僖二十六年

滅也注大事表云按宋滅曹而經文書入先儒以為入與滅

宋邑明矣且春秋書入者多矣莒人入向為莒邑注則曹為

入滑而得為晉邑秦人入而却為楚邑至哀十三年於

越入吳豈得謂其非滅耶而宣十二年書楚子滅蕭而蕭
反未滅仍屬于宋然則謂入與滅之判然不同者殆不可
為定例也蓋知隱二年入極公穀以為滅者其說近是矣

曷為不言其滅注据滅隗也

諱同姓之滅也注故名以起之疏注故名以起之義與書
緜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

何諱乎同姓之滅注据衛侯燬滅邢不諱疏注据衛至不諱

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
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

年

不日疏通義云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為內恥尤
深也此同事而異辭所以各見其義彼主責衛滅

同姓之滅直書宗滅則責內意無所託變滅言入乃得起
其微辭故曰諱之與譏之為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
屢見不待責一宋公而後顯所謂見者不復見耳春秋用
意每略人所易曉而發人所難知亦猶滅虞言執虞公梁
亡不言秦滅勿獨嫌責宋公之薄也且入國而以其歸罪
固不減于滅矣

注以屬至責之即上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
以邾婁子益來是也舊疏云既書入以諱同姓見滅而又
注不日者深諱之今疏本脫不字

注定哀至不日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
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疆臣之仇故
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也哀承定後亦宜日今不日諱
使若不滅然故不日也

吳伐我注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疏

解詁箋云所見世著治大平文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
邊疆諸侯之伐哀者皆不言我中庸述春秋之化施及蠻
貊正此意也從吳齊來伐上見意者明當與春秋異道不
相干也按董子說見繁露奉本篇

注不言至魯也。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詞。榮見遠也。此見圍故不得言鄙矣。通義云不言鄙者鄙者近逼城下之辭。均與董異。國君當疆折衝當遠魯微弱深注不言至而去。舊疏云國君當疆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圍國故諱之。但言伐者差輕也。按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又云榮見遠也。則此逼近國都。恥可知。知故深為諱也。

夏齊人取謹及俾。疏。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俾字林作杜云闡在東平剛縣北大事表戰國時為齊之剛邑故剛城在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五里玉篇阜部俾尺善反魯邑名與字林同水經注汶水篇又西南過剛縣北地理志縣故闡也應劭曰春秋書齊人取謹及闡是也杜預釋地曰闡在剛縣北岡城東有一小亭今岡縣治俗又謂之關亭京相璠土地名岡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剛故闡應劭曰春秋注取謹及闡今闡亭是也闡俾皆單聲音義通方輿紀要應劭曰剛城故闡邑也戰國時為齊之剛邑秦昭王三十六年取齊剛壽即此漢置剛縣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晉曰剛平後譌剛為堙今有

堙城壩紀要又云闡城兗州寧陽縣東北三十五里故剛城北通志亦云闡邑在寧陽縣東北境爾雅注別為闡應劭又引謹作鄒不知何家本漢地里志亦引作文有鄒字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注據上無戰

伐之文疏。穀梁傳注宣元年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

為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為齊所怒而賂之恥

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疏。注邾婁至自取。穀梁傳惡內也

朱並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公羊但以邾婁齊之與國未知范氏何本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

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疏。注獲歸至歸之。舊

秦獲魯侯後歸不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之故錄見之

注嫌辭至名之。蓋毛本名誤明又經文于誤子穀梁傳
益名失國也。注於王法當絕故解箋云正以上來為獲
歸且刺畏齊而後歸。蓋也。按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
今此言歸是無惡之文。嫌魯與並皆無罪。故復書名以罪
之。蓋書名有二義。一則見邾婁子不能死之罪。一則見魯
雖解釋邾婁子不能除其獲人之罪也。舊疏所以書益之
名。得見魯之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
惡諱。注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罪。則今知復名
者。其不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二月書癸亥月之四日。

齊人歸讎及俾。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並所喪之邑。

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

疏。注書者至之邑。魯論邾婁子所喪之邑。經傳無文。未

注不求至同文。正以書歸知不求自得也。若求乃得之
則當言取。傷三十年取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是也。與
歸我濟西田同文者。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
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
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
坐取邑是也。則彼以未之齊故不言來。此以不從齊來。不
若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故亦不言來。故云與彼同文矣。
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蓋讎俾已絕于
魯。濟西田未絕。齊不坐取邑。則讎俾齊人當取邑矣。通
義云。既歸邾婁子齊亦還取略。

九月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邱。疏。杜云。雍邱屬陳。田方與紀要

其言取之何。注据詐戰言敗也。疏。注据詐戰言敗也。莊十

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敗于雞父。傳
云。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言之。故春秋各國詐戰者皆書
敗。

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為征不
義不為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
之爾疏注詐謂至之類。舊疏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
也又言奇伏者奇兵伏兵之謂也莊十一年左傳覆而敗
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專制之詞也若羅網之所捲
注兵者至而已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所以然
者不為苟勝故繁露竹林云惡詐擊也詐戰者月所以然
注十三至之爾即下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
岳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
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
詐反猶報也是月也詐戰者月所以然者疾其行詐
故略之也此二經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故不月疾
之深故略之甚也知此不蒙上月矣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

明當尤加禮厚遇之疏注月者至遇之。隱元年注出奔

奔上六年齊國夏高張來奔之屬是今此月故解之舊疏

云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注月者前為魯所滅今

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義亦通於此則知昭二十

年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月者為下戊辰吳敗頓胡以下

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不注之者正以

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之下注云月者為下卒也上

已有注故知庚與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有戊戌月之十

六日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疏通義云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國齊喪退師將順其美也此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注卒葬略者與杞伯並姑同疏左氏穀梁寅作夷書堯典寅賓出日

釋文寅又音夷又夙夜惟寅釋文徐音夷古音寅讀如以

脂切故得與夷通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並姑卒注不日

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敗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

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

責之見其義則此不卒日葬月者故亦以內行小失略之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

救陳欲以脩中國故不進疏注救中至不進。傳十八年

注狄稱人者善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

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定四年冬蔡

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

中國注言子起憂中國則夷狄能憂中國則進之此稱國

不進以救陳以脩中國故不進也通義云何焯曰救中國

不進者吳楚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疏方與

艾陵亭在泰安府萊蕪縣北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注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成而不與戰

不從內與伐使吳為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
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疏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
元明恥辱及宋國則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知故
不注法戰不至與戰。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故此戰伐並舉
故解之注不從至國也。成二年季孫行父以下會晉卻克以下
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注大夫敵君不敗者隨從王者
大夫得敵諸侯也然則卻克等得敵齊侯由隨從魯人故
得序于上主齊侯也今魯雖與伐實吳主會若與之序于
齊上則是夷狄主中國矣是以退之而以齊主之也然則
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師及楚子戰于邲林父序上亦宜
是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彼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
臣之禮者以彼楚稱子已成楚為君此吳止稱國與彼殊
也注言獲至進也。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傳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言獲齊國書
故云能結日偏戰少進也亦猶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
誤作毋與國本作毋
云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注
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言之是也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何以書注据當賦稅為何書

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之田賦斂取其財物

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

城郭里若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

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

什一疏 通義云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
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
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未秉芻米不賦
過也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
出禾二百四十斛而粟二百四十石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
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武事然後取之此賦之字
從武從貝昔伯禽徂征淮夷芻蕘糧郊遂峙之此田賦
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
甚矣稅故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本有其制特不宜非時
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 賦斂財賄注元謂賦
注田謂至率也。周禮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注元謂賦
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
為算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
之問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問民一職轉移執
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
世之丁錢及雇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賦者徵取財
物之總名自一至六以三農九穀為主而草木鳥獸器用
布帛及間民夫布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則商賈也山

澤則虞衡也關市山澤獨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皆有
市山澤別為二賦不與賦混也幣餘之賦則已有之餘
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未公羊問答云古安得有此制耶曰
此舉漢法以况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
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
民產三歲以上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免七歲去齒乃
出口錢年二十而出口錢元帝令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蓋
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
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強吳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斂民
故何氏以漢法况之按漢書昭帝紀注如淳曰漢舊儀民
年七歲至十四口賦錢人二十錢以事天子其古
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禹以為古
民亡賦算口錢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
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
錢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此傳
言之最詳則口錢之制興於漢世然管子山至數篇云邦
錢之籍終歲十錢則口賦與之法殆管子時已有矣按如何
注則魯蓋仍按田於正供之外復取民財與口賦殊孔氏
說似較通舊疏云賦法馬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論篇云季康
欲以一井之田出賦法馬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論篇云季康

田一井出稅禾秉芻缶米彼二文皆論此經田賦之事
而不言一井故知然也校勘記出里若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
注不言至賦之按紹熙本作城郭里巷較鄂本尤善蓋
本若作井當據正按紹熙本作城郭里巷較鄂本尤善蓋
計田以井故科賦亦以井起也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宣禮稅至什一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許慎所稱周禮說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
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釜黍十六斗周禮無文蓋即
魯語所謂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稅禾秉芻出米不
是過也禮記疏引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
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
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瀆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
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疇疇之地九夫
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
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沃之地九夫為井
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井是仍不外以井定賦也九井
則千里之圻地方百萬井是仍不外以井定賦也九井
注軍賦至一乘者義亦通於此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

注哀公至什一。上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公會吳伐
齊下云公會吳于橐皋是其外慕強吳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辰月之四日

孟子者何注據魯大夫無孟子

昭公之夫人也疏論語述而云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

其稱孟子何注據不稱夫人某氏疏注據不至某氏。隱二

人子氏堯之屬是也

諱娶同姓蓋吳女也注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

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

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疏舊疏云公羊

故言蓋以疑之也。曲禮文鄭注為其近禽獸通一典引異義。注禮不至無別。今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娶于吳為同姓也。謂之吳蓋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娶于吳為同姓也。譏謹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為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說同姓說同許君娶于。氏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與禽獸同也。說同姓說同許君娶于。記大傳云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祀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禮記坊記云以祀而弗殊雖。姓以厚別也。注厚猶遠也。國語鄭語云史伯曰夫和實生。氣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國語鄭語云史伯曰夫和實生。先王聘后于異姓又晉語胥臣曰同德則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御覽引禮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婚後則通婚周公制禮外傳有來矣穀梁傳云雖。百世而婚昭公至孟子。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之姓也。曰。注昭公至孟子。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之姓也。曰。

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姓曰吳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堯左傳云。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魯。若言吳之長女也。禮記雜記云夫夫人之不通吳大伯之後魯。昭公始也。注周之制同姓百世婚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魯。遂不告於天子預以為詭託宋姓者非也。詩齊風載駟云齊。姬之稱耳。杜預以為詭託宋姓者非也。詩齊風載駟云齊。子由歸同此通義云孟子者貴母姊之稱。故坊記鄭注。云孟子蓋其且字亦不以子為宋姓也。稱故坊記鄭注。注春秋至國也。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此謂不修春秋也。然則魯春秋或當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聖人修之並沒吳文但存孟子卒舊書法而已。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即隱元年注云仲字子卒舊書法而已。婦人繫。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也。故孟子雖不諱猶不繫吳以文。姜穆姜之屬亦不繫國言之也。孟子雖不諱猶不繫吳以文。注不稱至諱之。舊疏云若稱夫人又言堯則當書夫人。姬氏堯若葬當言葬我小君昭姬皆為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也。而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為魯侯之妾而卒。之如定十五年書去妣氏卒之類。

公會吳于橐皋杜云在淮南遠道縣東南大事表云孟康

北六十里有柘皋音拓姑漢置縣今廬州府巢縣西

廬州府治合肥縣東與巢縣相接壤按漢書地理志九江

郡橐皋孟康曰音拓姑後譌拓又譌柘宋紹興十一年元

求屯兵柘皋是也方輿紀要橐皋城在廬州府巢縣西北

六十里一名會吳城杜云淮南者沈約州郡志云魏復九

江為淮南郡徙治壽春左傳楚作鄭杜云發陽也廣陵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海陵縣東南有發陽口大事表

云接晉時海陵屬廣陵郡今為江南泰州發陽無考今通

州如皋縣亦係海陵地縣南十里有會盟原相傳為吳楚

會盟處考春秋世吳楚始終無會盟事意必指此矣名勝

志今有立發口在通州如皋縣西北二十里即發陽口也

按通秦地於時屬吳故九年左傳云吳城邦溝通江淮是

其証矣魯衛宋不應遠會至此左氏作鄭者古員聲軍聲

同部也通義云諸夏之會止於是故不月不致復為大信

詞所以撥亂世存中國其猶下泉殿曹匪風終槽之意與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螽本亦作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

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

能理自是之后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

氏晉分為六卿疏解詰箋云左氏記夫子之言曰火伏而

當時實測非不知歲差也時周不頒朔國自為正官卿廢

職間餘乘次經於十三年再書十二月螽終之以十有四

年春西狩獲麟以明改建正之數云公十二年十二月螽

注螽者至為異五行志中之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

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

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為周十二

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

流司歷過也經義襟記云按穀梁三螽范皆無說用田賦
傳云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故子政取以為說
以為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陰以父說為非
也杜注左氏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有螽十二月實今
義與傳合律麻志劉歆說云哀十二年亦以建中流火之
月為建亥而怪螽之不伏也張晏曰周十二月夏八月
也再失閏當為八月建酉而云建申誤也仲尼曰火猶西
流司麻過矣劉歆徒以詩七月建火為喻不知八月火猶
西流也
注此年至能理。惠棟云二語見荀子理當作埋從之比
年再蠲即下十三年冬十二月蠲是也考諸舊本宋是宗
注自是至六卿。舊疏云皆在春秋後考諸舊本宋是宗
字然則宗國猶大國言天不能殺地不能於陳氏晉分為
相禁是其紀綱之國滅亡之象是故齊并於陳氏晉分為
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有所見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
中人合葬故螽蟲冬踊者是其為齊亡之一隅也何氏
取眾較廣蓋亦春秋緯義舊疏又云左氏及史記皆云晉
亡分為衛趙韓今云晉分為六卿者蓋其初時晉君失政
六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三家分之矣漢書五行志中

之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孽
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
之蝗皆其類也故志所引劉向董仲舒說諸螽皆與何
氏同大率皆以為煩擾之應惟此注與前解諸傳異按顯
宗紀云魯哀禍火天不降譴注引感精符云魯哀公時政
彌亂絕不日食則比年書懷當為天下記異也故何氏推
廣之春秋者聖人明義之書此之再蠲不必為齊亡晉
分之應然記之春秋之未則春秋後事皆在所繫若執事
實以求之則泥矣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行詐取鄭師今鄭

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

報也疏注前宋至詐反。即上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

注反猶報也。

夏許男戌卒注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疏通義云失國

故不得曰卒舊疏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

蔡至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一年冬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

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非吳廬之罪及其存時乃為大

國所復但以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

位非其自復其國合存故許錄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為

鄭所滅不能復其位許國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

矣若比之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

故曰比陳蔡不當復卒葬略之也而去其日月以見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疏杜云陳田封丘縣有黃亭亭近

縣東黃水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吳子會諸侯于

黃池者也大事表云地名考從胡傳以黃池列諸地非

也公羊傳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氏循曰黃

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不當不序是時吳闕為

深溝乎商魯之間商即宋魯會而宋不至故吳王歸欲伐

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則趙氏之言為有據矣國語稱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沂水出蓋縣臨

樂山入于泗而濟水在封丘縣南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

西南有黃池東西廣三里春秋時為宋地按漢書地理志

魏郡內黃下云清河出南應劭曰春秋吳子會諸侯于

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白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國語曰

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於宋魯之間今陳外黃有黃溝

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地明矣師古曰

瓚說是也應說失之續漢志平丘有黃池亭元和郡縣志

黃池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按諸說是也黃池不得在內

吳何以稱子注據救陳稱國疏注據救陳稱國即上十年

吳主會也注以言及也時吳疆而無道故齊臨菑乘勝大會

中國齊晉前驅吳衛駟乘滕薛使轂而趨以諸夏之眾冠

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為諱辭

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疏
通義云吳自是遂長列國不可復得抑故稱爵存其實齊
氏名南考証云按此會左傳謂先晉而國語謂先吳公羊
亦謂吳主會以勢度之國語是也晉不兢已數世矣自宋
之會即為楚所先此時能與吳爭乎公羊說非無據但何
說引緯書所云齊魯前駟魯衛駟乘勝薛使穀而趨者則
言之太過也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
至柏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魯而不殊按柏莒之戰吳
有憂中國之心故有與辭此傳無進吳之文董生比類而
舉與何氏異
注以言及也。舊疏云以經言及吳即知吳會何者止
以及者汲汲之辭即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
世子于首戴注云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然則彼
云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矣故
云以言及也。舊疏云舊字有作晉字者若作晉字以
注時吳至臨菑。舊疏云舊字有作晉字者若作晉字以
黃池為近晉晉人畏而會之故曰臨晉按即上十一年五
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帥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
績是也不在臨菑以或本作臨晉為是

注乘勝至中國。即謂此會也
注齊晉至而趨。舊疏云春秋說文北堂書抄引考異郵
云黃池之會齊晉前駟滕薛使穀魯衛駟乘文選注引感
精符云黃池之會重吳子滕薛扶穀魯衛駟乘左傳有單
平公經亦不書亦其一也越絕書吳有子胥之教伯世甚
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動者乘薛許邾婁莒旁穀趨走按
彼文有譌或即薛許駟乘邾莒旁穀趨走是也使穀即
夾穀也禮士喪禮婦人使林東西冬官考工記注今時鐘
夾仗鼓與舞與夾同也漢書叔孫通傳殿下即中使陞亦
夾義也前駟者詩衛風伯兮云伯也執殳為王前駟是也
駟乘者

舊疏云以下傳及經云則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舉此
國者時為之役故偏舉之或不盡意故也
注以諸至稱子。穀梁傳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
吳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注不知冠有等差唯欲好
冠是也明不知冠帶故諸夏之眾為冠帶之國矣彼傳又
云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是夷狄之國也祝髮文
身欲因魯之禮用晉之權而請冠端以襲其藉於成周以

尊天子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爵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然則吳時蓋實有與伯尊周之心故春秋如其意而進之且以殺恥故也

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注據申之會楚子主會序上疏注中至序二。即昭四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于申是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明其實自以夷狄之疆會諸侯爾

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疏通義云國語稱黃池之盟吳公長晉故不錄其盟唯存會時之次云爾

其言及吳子何注據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僖五年公及

齊侯齊侯主會並明矣疏注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

下會于鍾離是也

注僖五至明矣。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是也舊疏云按如彼經書公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及吳則是吳子主會並明矣何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是以据而難之

會兩伯之辭也注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為

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醜奪

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吳亦主會

不為公序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疏繁露奉本云黃

之辭言之不以為外以近內也與何義殊池之會以兩伯注晉序至文也。正以不與夷狄主中國故以晉主會為

文也。注吳言至文也。舊疏云凡言及者汲汲之辭今言吳子則似吳子先在是天下之人慕而往事之然故曰人往為主之文是也

注方不至事也。舊疏云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為伯也故曰半抑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子亦見其為伯之事故曰奪見其事注語見下。即下傳重吳也云云也為其重吳故不得不見其事為其不與故不得以奪見其事

不與魯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注据伯主

人疏舊疏云謂為伯者主領會之人矣毛本傳文主中

重吳也注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疏注其實

。舊疏云謂其實處權重在于吳故言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是也

注舉晉至不盈。僖二十三年宋公慈父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此云不盈即取

彼傳文也舊疏云公會晉侯是其諱為吳所主也晉侯之下即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還是吳為會主之義也

曷為重吳注据常殊吳疏注据常殊吳。即成十五年叔孫

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祖之屬是也

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

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

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

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也注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

疏不書至惡愈。桓二年疏引此惡愈下有也字是也

不顯序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并外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

故一切削之但張兩伯辭則諸侯皆在可知蓋欲實而言

之則天下諸侯豈可悉至若庶言某侯某侯則有不至之

不至魯因亦蒙俗會之其恥少殺也舊疏云但欲見其重

在吳偏至之辭而已

注齊桓至褒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澤。傳云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為莫敢不。至也。是齊桓之會。不但舉大以見小。并舉遠以見近矣。而此但舉大見小。明齊桓實尊天子。故褒之為遠。近大小皆至之辭。吳則春秋使若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而之。故不得同也。注書至夷狄。○舊疏云春秋見義非唯一種。一則見吳狄。餘者兼見之矣。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狄公至自會注有恥致者順諱文也疏注有恥至文也。莊

上出會得意致會此有恥書致順上諱文使若吳亦尊天子會諸侯然故作得意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注據上

七年言曼多疏注據上至曼多。即上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是也。左氏穀梁經作魏曼多。淺人妄增也。

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

人當先正大以帥小疏通義云謹世本獻子茶生簡子

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重宋樂祁犁即謂之

樂祁當時多有此比故何忌或言忌曼多或言多春秋因

而書之以託譏二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也非

本二字作名而強削其一矣按晉世家作晉侈

注就至帥小。○定六年仲尼忌帥師圍運傳云此仲孫

何忌也。苟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

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問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春秋定哀之問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晉魏多名故譏之。是則彼於魯已見譏二名之義。此復譏。為先正大也。然者先見於魯。德云魯而後正人復見於晉。獨先及之是也。小也。繁露觀德云魯而後正人復見於晉。獨先及之是也。

葬許元公

九月蠟注先是用田賦文有會吳之費

注先是至之費。用田賦見十二年。

會吳即上黃池之會是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于東方字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

注据北平言星名疏

据北平言星名。即文十四年有星。

見于旦也注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為旦疏

舊疏云于字亦有作平字者誤也。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于字磨改。當本作平。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春秋文十四年有星于東方公羊說曰字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王繼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公終所見世當見所以治大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為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

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采之國內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于東方文王房心之精在東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注旦者至為旦。舊疏云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旦者日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星字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其字之星漫道其方而已故言東方知為旦也。杜云平旦眾星皆沒而字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

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伐主治典法滅

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為秦所滅燔書道絕疏

注周十至之庭。舊疏引堪輿云九月日體在大火故曰日在房心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也。堪輿星經亦云

也五行志下之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
仲舒劉向以為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
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
在氏出東方者軫角元陳鄭也或曰角
國象為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氏篡齊
也劉歆以為字東方大辰也言大辰旦
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
火周分野也解詁箋云堯典夏時冬至
至日超牽牛蓋歲差七十餘而一度計
一十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
末十一月當辰始伏尚未繫於日然司
火尚西流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己翼軫
應按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正義引三
氏五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又元嘉麻
度九月中日在氏七度亦與房體近也
注於此至道絕。校勘記出諸侯伐主
誤也鄂本作諸侯代王治余本伐亦作
本亦作代。引易是類謀云出彗字大
下亡鄭注大辰在東方此其驗之一隅
于戶有星第于東方此其驗之一隅開
元占經引運期授

云蒼帝亡也大亂慧東出舊疏引春秋
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衛書紀
亦言由此字星周室遂微也彼言秦正
兼為秦所滅義同秦本紀云始皇名正
并六國也燔書道絕見史記本紀惠氏
大安三年彗星見東方與哀十三年同
咸甯三年五月星孛于東方明年吳亡

盜殺陳夏疆夫疏

聲得通也經義述聞云夏與廉聲不相
廉廉蓋無之誤古聲夏廡近故夏通作
夏屋者矣鄭注夏屋今之門廡也是廡
隸書廉字作廉與廡相似故廡誤為廉
今作夏者後人以二傳改之也

十有二月蠓注黃池之會費主煩之所致
疏注黃池至所致

春秋公羊傳義疏卷七十五

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麟注云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疏經義雜記云論衡指瑞篇春秋曰

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予亦死麟者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

皆死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曰噫天祝予西狩

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証則此傳本作西狩獲麟

祝子與此顏淵死子路死一獲麟折其前足載而歸叔孫

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徐疏引孔叢子云以為不祥棄之

本晉人託作然以為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

俗麟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經鉅野縣北河承天曰

鉅野湖澤廣南通洙泗北連清濟東北出為大野

今新夏長治人以此二獸之山

更感麟無二麟古書今無

魯書蓋麟之類也麟與無

魯書蓋麟之類也麟與無

魯書蓋麟之類也麟與無

魯書蓋麟之類也麟與無

魯書蓋麟之類也麟與無

魯書蓋麟之類也麟與無

魯書蓋麟之類也麟與無

何以書記異也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以書上十有四年字據此

及隱公傳知經傳別行傳首皆載某公年數後人以經合

傳始州傳中紀年矣九經古義云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為非常之獸

其為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

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孔穎達曰何休注公羊無作春

秋之事棟案蔡邕石經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爾云與

今本合按春秋何氏本有是語與孔舒元本同不知穎達何以

而作春秋何氏本有是語與孔舒元本同不知穎達何以

云何休無作春秋事也通義云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

者強成其說舊疏云麟者仁獸大平之嘉瑞而言記異者

當爾之時周室大衰為天下所厭漢高方起堯祚將復興

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

乎按麟於春秋為瑞於周為異義各有主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傳序

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與注本迥異穀梁傳其不言

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注

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頗得聖人作春秋之意故舊疏云謂

有聖帝明王然乃來則知不應華夏無矣然則以其非

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謂中國風不似昭二

十五年有鸛鶴來巢之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爾非

中國之禽也之類是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鸛鶴言有來

而麟不言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慕之欲其常於中

國非今始有非今始來之義

然則孰狩之注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据無主名

疏注稱西至

疏云西者四時之叔是為卑稱狩者天子諸侯之事乃是

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之分也按大戴禮夏小正云十

有一月王狩傳王狩者言王之時也冬獵為狩又桓四

年公狩于郎是天子諸侯之事傳不出主名故据以難

薪采者也注西者据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芟而正

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舉此為文知庶人采樵薪者疏舊

云薪采猶采薪也言是庶人采薪者矣吳氏經說云按薪

古止作薪以斤斫取曰薪故薪从斤从艹手折取曰采

故采从爪木木伐更生故凡除舊生新者皆名為新果孰
必采凡采而可食者皆名為采加艸作薪菜以別新舊之
新采取之采非古人也新蒐也蒐薪也芻剝也象色東之
文新取木也采取也薪蒐也蒐薪也芻剝也象色東之
形是薪猶采也左傳以為叔孫氏之車語子鉏商獲麟疏引
服云車車士微者也子鉏商名家語子鉏商獲麟疏引
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為不祥棄
之於郭外使人告諸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注傳
曰狩此曰采薪時實狩獵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
注西者至象也舊疏云正以西方為兌少女之位女子
之卑草木哀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左疏引
服虔云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
方故著於國又賈曰引周在西明夫子道繫于周皆與此
異注金主至薪者舊疏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芟艾持
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當絕木之時今乃舉此為文
即知廢人持斧破木然火之義故曰庶人採樵薪者似若
漢高祖起於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劍而以火應之君臨四
海從東向西以應周家本德之象也義或然也校勘記云
鄂木元本同闡監毛本采作採下同

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注据天子諸侯乃言狩天

王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

盖据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疏注据

是也見僖二十八年桓四年注河陽至狩者解詁箋云春言狩下當增不從狩即以

正月譏八字乃明微者以狩言是假狩名以著文宜有正

月也舊疏云河陽言狩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

狩矣又云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曰狩之時

即大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

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之而改當欲行夏之時取夏之

孟冬以為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桓四年春
正月公狩于郎注云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周之正月夏
也舊疏云今獲麟之經春言狩者盖据魯為王而改正朔
方欲改周之春以為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故春
而言狩矣

注蓋據至之時。據校勘記云蜀大字。顏淵問為邦夫
本。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
也。所同也。殷周之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
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
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淮南子。從是春秋據魯以變周
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是春秋據魯以變周
行夏之時也。宋書禮志。黃山五年。詔者孔子稱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而
為後王制法也。公羊禮說云。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西狩
獲麟。注乃云。河陽冬言狩獲麟。秦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
春為冬。而行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此其証已。此
假以為後王法。當用夏正。非顯然改周正也。周禮有正歲
有正月。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
以出教令者。審也。據此則知夏小正。農緯。厥未記於夏之
正月。邠風。三之日。于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為
三王所尚。正朔。服色。雖異。而田獵祭禘。並用夏時。得
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用正月。祭禘。並用夏時。得
若夏時與周時無異。何以周有正歲。又有正月。乎。審是則

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按何氏
此注決桓四年書正月之義書狩者紀事之實不書正月
明改周之正也

大之也注使若天子諸侯疏穀梁傳非狩而曰狩大得麟故

言冬不當言春通義云麟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不可
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
曷為大之注據略微疏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內者謂魯
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薪采者又微於士矣

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注據鸛鶴俱非中國之禽

無加文疏注據鸛至加文。昭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

麟者仁獸也注狀如麋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
為仁也詩云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春秋雜於傳記之仁又云

視明禮修而麟至是以春秋說云麟生於夏于中土軒轅
大角之獸然則麟為土畜而為仁獸說左氏者正以設武備而
不害物所以仁也禮運疏云按異義說左氏者正以設武備而
之說故服虔注獲麟之麟中央土獸土為信信禮之子修
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黑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
又成而神龜在治聽聰知正則名山出龍貌恭性仁則鳳
鳳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
之德則應之皆為修母致之義也若鄭氏之說則異於
此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
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慎謹案禮運云麟鳳龜
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西方毛蟲許慎謹案禮運云麟鳳龜
騏中央也鄭駁之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
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
四靈則當四時明矣虛不在四靈中言西言方虎者則麟
中央得無近誣乎則鄭不以麟為土精也彼疏又引公羊
說詳者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為妻金性義本仁得陽
氣性似父得陰氣似母麟毛蟲得木精一角赤目為火候
同舊疏引異義公羊說又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為火候
下注亦云麟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仁之物

屬東方赤目為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又鷩
冠子云麟者北方元枵之獸陰之精者正以五行相配言
之水為土妃水土構精而生麟得土枵之獸陰之精也非公
者似母蓋以麟得水氣故云元枵之獸陰之精也非公
羊家義
注狀如至仁也。爾雅釋獸云麀麀身牛尾一角郭注角
頭有肉引此傳云有麀而角廣雅釋云麟狼額肉角禮
記疏引京房易傳云麟麀身牛尾馬蹄有五彩高丈二尺
詩疏引陸璣疏云麟麀身牛尾馬蹄有黃色圓蹄一角角端
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
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穿不罹羅網王者至仁
則出今并州界中有麟大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
如賦云射麋脚麟謂此麟也是為仁也
注詩云至是也。詩周南麟趾篇文傳麟角所以表德也
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禮記疏引廣雅云文
章斌斌故呼為大角之獸

有王者則至注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尚書曰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後神契曰德至

鳥獸則鳳皇翔麒麟騫疏注上有至乃至詩疏引李巡

靈獸也宋書瑞志引京房易傳聖人清靜行乎中正賢人

內共一主也王者德及幽隱不肖亦退賢人在位則至明於興

精符云王者德及幽隱不肖亦退賢人在位則至明於興

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瑁非時張獵則至明於興

則有義靜則有容麒麟乃見舊疏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

孝非直為聖漢將興之瑞也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者獲麟兼

為廢人作法之義也釋文大音監毛本后作後

注尚書至率舞也釋文大音監毛本后作後

注云簫韶舞所制樂又引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

民樂其肅敬而繼堯道故謂之簫韶或曰韶舜樂名舜樂

者其秉簫乎鄭氏又云樂條作謂之成簫韶作九條而鳳

皇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石磬也百獸

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舊疏云欲道上

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瑞物乃來之義

注援神至麟臻白虎通封禪云

舊疏引釋獸云驪如馬一角不角者騏舍人云驪如馬

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騏然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體

亦別

無王者則不至注辟害遠也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

至故為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杜元

無明文正義曰據杜云左傳序云春秋之文則知公羊有

其顯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按孔舒元公羊傳

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

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

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也左傳及穀梁則

無明文按孔舒元未詳何人儒林傳及六藝論皆無

之隋志有春秋集解未下語亦無今麟非常之獸二

古本可知矣按今何注無下語亦無今麟非常之獸二

語故通義以為治公羊者增成其說也

注辟害至為異。舊疏云謂無道之世割胎殺天是以瑞

麟亦不來游也即家語云孔子曰割胎殺天則麟不至

擿巢毀卵則鳳皇不翔是也故云辟害遠也春秋經注河水

篇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河水清先清

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天下平天垂翼地吐妖民厲疫三者

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

有告者曰有麇而角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闕本麇字

釋文作麇云本又作麇亦作麇按隸釋載漢石經作麇即

麇之隸變爾雅釋獸麇麇身牛尾郭注引公羊傳曰有麇

而角是古本作麇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泮官

書本皆作麇按孔叢子亦作有麇肉角舊疏云即孔叢之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為

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麇肉角豈天下之

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

之言其必麟乎

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注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來

疏舊疏引孔叢又曰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為來

游哉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

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擊心憂是也類聚引琴操

孔子孔子遂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擊心曰汝孰為來哉孰為

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額目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

吐三卷圖一為赤伏劉季興為王二為周滅夫子將終三

為漢制改造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王將興其人如得

麟樂府引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其時兮來何

求麟兮麟兮我心悲之即本孔叢子舊疏云然則此告者

其丹求也若以孔叢合之此傳則鄉云薪采者還是鉏商

也而春秋不言之者略微者也宋氏云劉帝未至故云虛

故春秋說云不言姓名為虛主宋氏云劉帝未至故云虛

主若書姓名時王惡之是其義也春秋云西狩獲死麟人以

注見時至誰來論衡指瑞云春秋云西狩獲死麟人以

示孔子孔子以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為

聖人來孔子以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為

而不知所為故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知其不為治平而

至而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為

來哉知麟為聖人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

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為來實者麟至

不復行將為小人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

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為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

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為聖人來時無聖王何
為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
王而麟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
也聖獸不能自免於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
能自免於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
避害遠妄也蓋亦公羊家說言時無聖帝明王而來宜其
遭害而死也舊疏云下注云夫子素案圖籙知庶姓劉李
當代周見采薪獲麟知其為害假為微辭故注解見時無聖
帝明王怪為誰來矣或者素案圖籙知劉李當代但初見
時未知薪采獲麟為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乃後詳審
煥然而寤是以泣之

反袂拭面

疏預左傳序亦作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則宜作面

涕沾袍

注袍衣前襟也夫子素案圖籙曰庶聖劉李當代周

見薪采者獲麟知其為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

火之意此赤帝將伐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狩
獲之者從東方主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
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
蠨蟲冬踊其金精埽旦置薪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
疆從橫相滅之象敗秦項駟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後劉氏
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疏注袍衣前襟也
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釋文亦作沾袍亦有作
反又步報反經義雜記說文衣部袍襴也从衣包聲論語
曰衣弊緼袍衿衿衿也從衣金聲是當作涕沾衿衿皆
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沾衿衿疑
下所見之傳亦作塗春秋正義引公羊反袂拭面涕沾袍
沾袍或後改也離騷攬若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亦
可証按傳若直作衿何注衣前襟成語嚙矣

作褒步報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袍為衣前襟者袍本與袍同又步報反釋文衣前襟也廣韻裏薄報之音為是玉篇裏涕沾袍即涕沾襟非衣傲縕絳衣薄袍然則袍者裏之借字獲麟作西狩獲死麟涕沾袍作涕沾襟也蓋據嚴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秋正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其泣者以衿袍而後人改之也王氏此說可釋滅氏之疑矣說文衣部裾衣裏也段注云上文云裏者趙也裏物謂之裏因之衣前襟謂之裏也按前施裏囊即謂右魏之閒謂之裏衣郭云前施裏囊也對襟無裏者唐外衽者也裏衣無袍禮服必有裏上文則今之對襟無裏者唐外衽者所謂衾衣也公羊傳涕沾袍當作裏何注云衣前襟也釋器衣皆謂之襟極謂之裾被同裕謂交領裏連于交領故曰被謂之裾郭謂衣後襟非也釋名裾在後之說非是注夫子至代周○校勘記云鄂本蜀棟云孔子當作春秋應以契曰夫子庶聖雄詩疏引吳義鄭駁云孔子作春秋應以

金獸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說苑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文選引演孔圖云有也麟木精也宋均注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注何者至所執○初學記引演孔圖云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宋均注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也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絺柴者也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禮運疏引石渠禮論議即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始待詔劉更生得為瑞以應孔子至又引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舊疏引舊說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為土畜亦受氣于祖性吞人仁故為木精也又引春秋說麟生於火游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麟為土畜而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為火候既木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按公羊家自以為麟為人采薪本供庖爨意欲燃之故曰采薪庶人燃火之意也

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即漢以火德承周之后而能滅之故
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者其
若不然麟為異物體形不小薪采隻夫甯能獲之
玉鼓駕六龍又云其人曰角龍顏姓卯金刀含仁義後漢
書注引云卯金刀名為劉赤帝後當次周文選注引漢含
藥云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卯在東方陽
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力
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死御覽引考靈曜云卯金出
軫握命孔子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劉所
握天命孔子制圖書初學記引帝命驗云有人雄起載玉
英履赤矛旦失籥亡其金虎東南紛注精起昌光出
軫木卯金即華陽國志公孫述志報曰西狩獲麟識曰
乙未歲授劉氏按緯言興於豐在軫北即此
注言從東方王於西也以兵得天下者舊疏云言劉季起
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宮是也
注不地至異也。舊疏云所以不言西狩于某獲麟者正
以譏見于魯乃為周王將亡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
得為王魯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也
注又先至之象。蠨蟲冬踊即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蠨

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蠨蟲冬踊即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蠨
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字者何彗星也其言
于東方何見于旦也舊疏云字從西方也東故曰金精彗
者埽除之象鄉晨而見故曰埽旦也然則蠨蟲冬踊者乃
是天不能殺地不能理故為六國爭強天下大亂之象也
是金精埽旦乃是秦項驅除劉氏乃帝之義故何氏云馬按
災異之應俱不遠此哀公之世蠨孛之法次年絕筆後無所
年後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為漢制法次年絕筆後無所
見適有蠨孛字之見因即假以示義焉爾
注夫子至乃帝。校勘記出精骨流血之虞云鄂本虞作
虐不誤解云虐亦有作害者按紹熙本亦作虐是也六國
爭強者舊疏云即燕齊楚韓魏趙也齊據東蕃燕楚強于
南北韓魏趙居于晉洛之間各自保險迭相征伐是也從
橫燕楚南北而遠故謂之從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合
從張儀在西而相秦以成謂之連橫故彼下文從成則楚
王橫成則秦帝蘇公既死張儀以橫滅之資而珍六國項
馬除者舊疏云始皇據秦藉滅周之資而珍六國項羽因
胡亥之虐而範括天下皆非受命之積骨流血者舊疏云
狸除其豺狼而已故曰秦項駭除也積骨流血者舊疏云

爾時天下土崩英雄鵲起秦項之君視人如芥殺函之處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自此以後高祖乃興故曰劉氏乃帝也御覽引文耀鈞云庶人爭權赤帝之精也感精知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越絕書叙外傳記

也。深閔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謂天下也如救溺人見注也。說苑貴德云仁人之德教也。中怛怛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謂天下也如救溺人見注也。孔子歷七十二君莫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道不行為安。上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比。

顏淵

死子曰噫注噫咄嗒貌。疏。校勘記唐石經作孔子曰注云。

也。皇疏同易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崔憬注噫歎聲也。詩周頌噫嘻成王傳噫歎也。漢書董仲舒傳贊噫天喪余也。傷之貌也。或作意。淮南繆稱訓。意而不戴是也。或作懿。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是也。禮記曾子問云祝聲三注聲噫歎警神也。緣祝聲不知作何聲。故曰噫解之亦為其有咄。嗟義也。禮記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矣。

天

喪予注予我。疏。舊疏云聖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

而遭命故曰天。喪予。程氏灝四書考異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無所記。但云蚤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獲麟之。後其云。蚤死。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告者曰。云。顏淵死。云。子路死。云。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真也。通義云。子路死。云。公羊氏去聖較。死年。諸書。車互。推。泗水。侯之。歿。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死。有。棺。無。槨。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十。二。年。經。日。記。云。論。語。集。註。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

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因阮陳蔡首尾三載如六十一顏子
一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
四十九據論語顏淵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
十子年二十生伯魚也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孔
子年七十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
必與獲麟子路死也夫子卒相先後孔子年七十獲麟七
之與獲麟子路死也夫子卒相先後孔子年七十獲麟七
曰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吾道窮矣曰天喪予及西狩
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吾道窮矣曰天喪予及西狩
淵死云云史記孔子世家係王肅偽撰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
一歲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偽撰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
史記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有棺而無榔或為設事之詞按
年則顏回死時孔子且七十有棺而無榔或為設事之詞按
卒時孔子且七十有棺而無榔或為設事之詞按
卒時孔子且七十有棺而無榔或為設事之詞按
卒時孔子且七十有棺而無榔或為設事之詞按

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注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

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証疏注祝斷也。上十三年穀

賢年齒以求勝其私說也
注子我爾雅釋詁云予我也
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淵可知王肅削奪先
廣雅釋詁云祝斷也書泰誓祝降時喪傳亦云祝斷也蓋
鐵論訟賢云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舊疏云言天
祝惡己之道德亦斷絕之義矣
注天生至之證。董仲舒傳贊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
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
此一入足以當之師古曰噫歎聲言失其輔佐也舊疏云
自予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其為輔佐也若欲以理言
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其為輔佐也若欲以理言
通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皆以孝經說云
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之証
校勘記云闕本刻改証作證監毛本承之

西狩獲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曰論衡指

公羊云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孔子曰天祝予西狩

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加牲者重終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

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歿之徵故云爾疏舊疏

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為周亡之徵即上傳云孰為來哉孰為來哉雖

也是也二為漢興之瑞即上傳云孰為來哉孰為來哉雖

在指斥意在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歿之徵故孔子曰吾

道窮矣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大

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

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

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

曰何為莫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

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注加牲者重終也。舊疏云正以上文再發子曰皆不加

牲故也。注麟者至云爾。史記注引服虔云麟非時所常見故怪

之以為不詳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

為仲尼至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

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

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也。夫後漢書

何敞傳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是皆以為夫子將歿

之徵也。舊疏云麟者聖人之類者以皆有聖帝明王乃見

春秋何以始乎隱注據得麟乃作疏注據得麟乃作舊疏

春秋九月書成又隱七年疏引演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

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又引說題辭云昔孔子受端門

之命利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

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為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

七十二矣左疏引服虔說以為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

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與此不合賈逵
容等皆同服說以為修母致子之應羞左氏家說也而說
至公處天子道不行也故夫子曰不怨天尤人下學
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與左氏說合通義云春秋之作
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為亂後之一治故
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康侯
謂蕭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相與之
際誠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人道不行終老兩極之
象也但夫子謙不敢當麟為已出故得傷麟見非時感而
致注方在制作就絕筆于所感爾按孔子世家亦云哀公
十四年狩大野取獸仲尼視之曰麟也曰吾道窮矣乃因
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
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詞而指博則亦以得麟而作
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
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連作還九
經古義云說文還迫也五篇迫迫運行相近又目部眾目相
及方言云迨還及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還或曰及州

輔碑云還事者熹后孝安皇帝劉寬碑云未還言紂陳球
後碑云還完祖齊俱以還為逮也釋言云逮還也還逮古
音同也說文又云逮及也逮及也逮及也逮及也逮及也
釋言云逮及也逮及也逮及也逮及也逮及也逮及也逮及也
也方言又云逮及也逮及也逮及也逮及也逮及也逮及也
杜噬肯適我韓詩作逝亦云及也通義云隱公以來之事
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徒文獻不足恐失其
實故斷自隱始舊疏云何氏以為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
元年蓋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
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謂兼有天數
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取制法三等之義故隱元年注云
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斬衰三年為祖父父母期為曾祖高
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
注說記至之害。史記儒林傳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
法其詞微而指博故世學者多錄焉舊疏云假託云道我
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已問父得階昭定哀之事因父問
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
事故曰託記高祖以來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
制作之義故曰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此言之則無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蓋師以

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

尤厚故多微詞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

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

日子般卒是也疏注所以至義異。舊疏云隱元年冬十

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

發之者正以並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

見欲道當時之君無恩於其臣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今此西

與不例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事欲道當時之臣有恩

狩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欲道當時之臣有恩

於其君故為微辭不忍正言其惡是以復須發傳道其三

代異辭之意然則言並師以臣見恩者言並師之經以臣

之故見君恩之薄厚也此以君見恩者此獲麟之經以君

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

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蓋師以臣見恩此以君

見恩嫌義異也則桓世已發見君恩之傳今復發之者正

以桓時欲見其臣無恩於其君是以不為之諱大惡今時

有恩於其君故為之諱而作微辭也彼注云嫌義異此復

注云嫌義異是其一隅何氏不決之者從可知省文也

注於所至辭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

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一年於所見微其辭是

也定元年傳云定哀多有微辭注云定公有麟故總言多是也

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

注所聞至是也。繁露有云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所

聞也。此立煬宮不日即定元秋九月立煬宮是也武宮

故也。此立煬宮不日即定元秋九月立煬宮是也武宮

日即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

例日故所聞世不為諱恩殺也

注所傳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

也。所傳聞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

也。所傳聞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

也。所傳聞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

也。所傳聞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

也。所傳聞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

也。所傳聞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

也。所傳聞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

也。所傳聞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

也。所傳聞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

也。所傳聞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

也。所傳聞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

已之所建聞也至於祖之所建聞而父受之祖已受之
則傳聞也世疎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不復仇納鼎
歸寶文姜淫泆皆得質言之以立其義移於所見之世則
義有所尊且有所諱是以定公受國於季氏不敢明其篡
昭公取同姓不忍斥其惡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大
用必託始於所傳聞世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言遠者目言
以義始之以仁終之別其世而不亂斯異其詞而不揉

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注据哀未終也疏漢書儒林傳因魯春

云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文選班固荅賓戲
云孔終篇於西狩舊疏云正以未見公薨之文故也且以
注据哀至終也○左氏言之即哀二十七年公孫於越而因卒則知今未終

曰脩矣注人道決王道脩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
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明
大平以瑞應為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

王制作道脩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

不終竟疏禮記禮運云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
神以為從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
為畜注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
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
矣正義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此天地陰陽四
時星辰日月之等按春秋五始元者氣之始則禮義也公即位
者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公即位
者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秋書郊是天子書地是
地書無冰是陽書雨電是陰是春夏秋冬是四時又四時
陰陽也書日是日書恒星是星書月是月書沙鹿崩梁山
崩是鬼神又取郟大鼎是金雨木水是木大水是水成周
宣榭火是火城諸及防是土金木水火土即五行也得禮
則衰失禮則敗是禮義也桓書即位先君被弒而行即位
安忍其喪其情惡莊不書即位文姜出君不忍行即位禮
其情善此是人情也西狩獲麟是四靈為畜也是亦即脩
義也蓋脩即王道脩故文選注引元命包云孔子曰丘始
于元終于靈王道成也

注人道決王道。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
王道之本譏天王者以致大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
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而已矣通義云上
治隱桓而貶絕之法立下錄定哀而尊親親義著君君臣
臣父父子夫夫婦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
示後王經制者靡不具焉天之數不過十二二因而十之
周而再之天道決于上人事備于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孔子明王道於七十二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
聞興于魯而治春秋上紀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
其煩重以制義王道備人事決說苑至公篇云夫子行說
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
退而修春秋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
疏云決亦有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
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決也王道
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慄慄治之至于太平
故曰王道備也。○舊疏云必止于麟者正以獲麟之后得
注必止至效也。○舊疏云必止于麟者正以獲麟之后得
端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隱撥亂功成于麟是
以終于獲麟以示義似若堯順之降制禮作樂之后蕭韶
九成鳳皇乃來止巢而垂匹之類也故麟於周為異者即

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是也春秋
記以為瑞者若不致瑞即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為太平之
為効也禮記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
之瑞也禮記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
為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
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為水物故以為修母致子之應非何
氏義詩疏引異義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
作春秋者禮修以致其子故禮來為孔子瑞陳欽說麟是
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免免為口故麟來許
慎謹案云議即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為瑞以吉凶不並
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以應孔子
至元之聞也洪範五事二曰言二曰從從作又治也言
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周作春
秋以見志其言可從以為天子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
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廢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
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為瑞亡者為災其道則然何吉
凶不並瑞災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
如鄭此說從陳欽之義以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
蟲故禮記疏引熊安生中鄭義云若人臣官修則修母致

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修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
修春秋為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
其錄焉或以修母致子康成所不用也校勘記出鳳凰云
鄂本鳳作皇何校本疏同又出效字云鄂本效作効按疏
中引注同
注絕筆至漢也。舊疏云四時具然後為年此乃春秋之
常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本應之君將亡欲別起為王是
以此處不得記之且獲麟既記制作之道已備當欲以之
授于漢帝使為治國之法是以不得錄下三時矣
注又春至終竟。舊疏云所以然者始正則僖十六年傳
云朔有事則書晦有事不書也義亦通此

君子曷為為春秋注據以定作五經疏
姚氏乾援鵝棠筆記云為春秋如女為周

南名南之類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曷為今日始為春秋
乎嫌其大晚於諸典之後
注據以定作五經。舊疏云何氏以為孔子領緣五經皆
在獲麟之前故言此何氏知然者正以論語云孔子曰吾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孔子自衛反魯在
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

明矣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脩矣言料理五經在獲
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獨在獲麟之後乎故據五經以難之

撥亂世注撥猶治也疏
注撥猶治也。廣雅釋詁撥治也。詩詞懷沙孰察其撥正注撥治也。後漢明帝紀梁統傳陳元

傳注並云撥理也避治諱也說文手部亦云撥治也詩大
雅雲漢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孟子章指
言桓王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帝弗珍

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注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

法孔聖沒周姬亡琴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

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

中有作圖制作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

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

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
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
之正莫近於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
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
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
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非一臣不君臣不臣父不
也其漸久矣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
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
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
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孟子盡心無義戰章指
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
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通義云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
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
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其明
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情漸裁以正道庶賢
者易勉不肖者易曉亦致治太平之所由基也史記自序
又曰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
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以為天下之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
矣子曰吾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
家云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月公據魯親周故宋
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
秋貶之曰子踐王之會實名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
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文後有王者舉而開
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舊疏云孔子未得
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舊經以濟當時而已
既獲麟之後見端門之書知天命已制作以俟後王于是
選理典籍欲為撥亂之道以為春秋者賞善罰惡之事若
欲治世反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後
乃作春秋矣即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于此校勘記浦
鐘云詩序及爾雅序疏引何注有莫近猶莫過之也七字
今疑脫序及爾雅序疏引何注有莫近猶莫過之也七字
注得麟至之狀。舊疏以為演孔子圖文類聚白帖引演孔
圖孔子不絕下有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字東方十
五字孔子聖全書引演孔子圖云孔子曰某作春秋天授演孔
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璿機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

之徵也趙氏在翰云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類聚引
說題辭云孔子謂子夏曰得慶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
子夏至期往逢一即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飛為赤鳥化
為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與此所引大同舊疏云秦始皇
皇名正秦本紀云秦皇為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
斯之謀欲以愚黔首云然則始皇燔詩書而言胡破術者
謂始皇燔之不盡胡亥亦燔之按御覽引演孔圖云駁除
名政顛倒吾衣裳坐吾曲牀溫長九州滅六王至於沙丘
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彗星出於東方矣秦始
紀網盡皆散亂唯孔子春秋以相傳者獨存而不絕孔
子聞之使子夏往親其血書其血乃飛為赤鳥其書乃化
為白書署之曰演孔圖中義理乃有制作之象制法之形
狀矣校勘記出赤鳥云蜀大字本闕監本同誤也鄂本鳥
作鳥當據正之御覽引演孔圖云孔胸文曰制作定世
符繁露至授之云有非力之所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
之符也是也然後託於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
一統乎天下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御覽引考靈耀云卯

金出軫握命孔符鄭注非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
圖書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文選注引春秋緯云麟出周
亡故立春制素王授當興也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伏
義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讀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
又云某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叙圖
籀又云某水精制法為赤制功後漢書郵輝傳漢祚久長
孔為赤制注言孔某作緯書著麻運之期為漢家立制漢
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孔生為赤制
是也又蘇竟傳夫孔丘秘經為漢赤制越絕書云見孔子
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嘆嗟又云道獲麟周畫証也故
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一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
與大平舊疏云孔子仰推天命謂仰尋天命即端門之命
是也俯察時變即蠱蟲冬踊彗星埽旦之象也却觀未來
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者
謂知其承大亂之後天下未醇故作治亂之法以授之矣
若欲託之春秋即所傳聞之世是也故桓三年近正也注
云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是也

則未知其為是與疏言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則未知為此

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

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注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為

作意也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春

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為年以敬授民時

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

道堯舜之道疏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是君子謂孔子

不是為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道之與繁露俞

序云荀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

德也孟子滕文公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記注引劉熙

孟子注云知者行堯舜之道者是也蓋聖人制春秋

注作傳至意也姚氏範授鷄堂筆記云蓋聖人制春秋

以俟後聖則君子樂後之知已亦猶孔子之志也傳者自

云所以為傳者不敢必其為得聖人經意而要為樂道堯

舜之徒也

注堯舜至來儀。按勘記云何校本鳳作皇疏同漢書李

尋傳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

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

考禍福舉錯悖悖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史記五帝

本紀歷象作數法大戴禮五帝德云帝嚳歷日月而迎送

之蓋謂歷象彼日月星辰也史記歷書云方士唐都分其

天部而巴落今之推步是也唐都之徒即所謂象如周

禮保章氏之法今之占驗是也百獸率舞鳳皇來儀見堯

典臯陶謨史記注引鄭注云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

音和焉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是也夏本紀云於是夔行

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

率舞百官倍諧與崇德致麟之義合宋書禮志高堂隆引

尚書傳舜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威變于前故定四時

改堯正

注春秋至民時。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

元年正月時月日蓋其詳哉隱六年秋七月杜云雖無事而

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敬授民時堯典文舊疏云欲似堯

舜當古曆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也禮運注云呂氏說月會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也孔疏
言此一經初以天地為本終以四麟為畜是當春秋始於
元年終於麟也呂氏說十二月之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
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近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
星辰五行禮義之屬也舊疏云謂孔子之道同於堯舜故作春
注道同至之道。舊疏云謂孔子之道同於堯舜故作春
秋以稱述堯舜是也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於堯
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禮記中庸云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注此以
春秋之道述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行在孝經二
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撥亂世反諸
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
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亦樂乎
堯舜之知君子者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
法度文王之君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之文
王也皆取其相稱相友也彼正義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
始以制天道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
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也
春秋獲麟即當益稷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也

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注末不亦樂后有聖漢受命

而王德如堯舜之知孔子為制作疏謂孔子末聖漢之初

豈不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經傳釋詞末蓋發聲末不亦

不亦也也猶邪字言不亦樂乎後世堯舜之知君子邪下

文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正

申明此句之義禮禮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其誰能知之鄭注引春秋傳曰末不宜樂乎堯舜之知君

子明凡人不知也孔子之道既與堯舜雅合故得與堯舜

相對為首末然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已而

制道術預知有已而為君子慕之已亦預制春秋授劉帝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注待聖漢之王以為法疏舊疏云制
義謂制春秋之中賞善罰惡之義也禮記疏引鉤命決云
某為制制作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書疏引王愆期注公羊以
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
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

人追為之詞亦本緯書為說其意以春秋制以文王為即
孔子所為制作之王也繁露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
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
後聖又左氏疏引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
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漢書王莽傳孔子作春秋
以為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年而一代畢後漢書班固傳
典引云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禮地中庸注云此孔子
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世者孔子世
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傳焉吾道不行矣
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後有王者舉而
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注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名與

日月並行並行而不息疏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所以作春

法故也論語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劉氏逢
錄論語述何云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
能知之傳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

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
樂文辭有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
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又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也此解最得通義云言君子豈不樂當世有聖帝
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後
世王者復起推於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
也左氏馳騁於文辭穀梁圈圍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
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惟公羊子乎

春秋公羊傳義疏卷七十六

句容陳

三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疏阮氏元校勘記唐石經同釋文

閩本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並傳皆低一格惟春秋經文

始頂格通書並然蓋後人以意為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

題序經傳皆頂格阮氏重槩本卷首中書門下牒校勘

記云此本及閩本皆本卷首皆載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

毛本始刪去此牒文下兩勅字中書字俱跳行項格閩監

本改牒文皆低一格牒字跳行亦低一格兩勅字始頂格

阮氏本又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云何煌

校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閩監毛本改此為春

秋公羊傳注疏七字闕本於此下署何休學

另行署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監本改署

皇明何休學四字其寶亦不當有也漢者舊疏云巴漢

之問地名也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為

月為漢元年其年二月項利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
帝位遂取漢為天下號司空者舊疏云漢三公官名陵
生曙公羊問荅云問徐疏漢三公官何也曰言漢以別於
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
寇司空是為六卿漢則不然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為
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太尉一人掌方岳事物功課歲尼
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為大司馬謝靈運晉書
云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
九斗柄南主宣德他和陰陽若今之大尉天文錄曰公星在
北斗柄南主宣德他和陰陽若今之大尉朝廷取正以成斷
漢官儀曰冲帝冊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
今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
為太尉是以大尉為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
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曰彭宣為大司空宣上書曰三
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老病願上印綬是
以司空為三公矣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
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
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
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

公師傅之官位在公上後漢因之師傅首號曰上公置
府僚是也掾者舊疏云即其下屬官也若今之三府掾是
也校勘記掾字从手釋文唐石經何校本並同閩監毛本
改从木旁非公羊問荅云掾屬有別石曰漢書蕭何為沛
主吏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寔政論曰上三公天子之
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
亦委策以答天子干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啟明義肅
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
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者三百石屬
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者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
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
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謂三府曰漢有
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
相官哀帝改為大司徒眾馴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
者不敢稱府也漢官儀曰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為司徒
司空府已治更治太尉府二公南陽趙熹安帝元初六年
詔三輔選掾屬高第京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
司空李雲傳三府注三公府是也按續漢志云司空司徒
人本注云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後溝洫修隄防之事則

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尼則奏其殿最而行
賞罰世祖即位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引應劭
漢官儀綏和四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
又以縣道獄官司空故覆加大為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
之文考前漢止丞相御史大夫元壽二年更丞相為
大司徒成帝綏和二年更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官名雖有
二年復舊名元壽二年又為大司空官名雖有更替終漢
司馬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空馬不冠將軍亦
無印綬冠屬亦不常置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印綬
置官屬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印綬官屬將軍如故
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
後漢因之終漢世三公常設不改也志又云屬長史一人
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說文手部掾
緣也緣者衣領袂口之飾引申為凡緣邊之稱此掾為
三公翼輔故亦得有緣義考後漢書本傳太傅陳蕃辟
之黨禁解後又辟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卒未知為
司徒掾何時也任城樊者續漢書郡國志兗州刺史部任
城國有桃聚元父樊後漢書本傳注樊縣故城在今兗州
瑕丘縣西南是也按樊于前漢屬東平國為今兗州府滋

陽縣地何休者後漢書儒林傳本傳云何休字邵公任城
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
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
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
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恩不窺門十有七年又注
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要謨不與守文說又
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抄從公羊本意休善取筭與其
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
肅殺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辟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
帷幄倖臣不說之迺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
五十四光和五年卒遺記云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
陰陽筭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
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肅育公羊墨守
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京
師謂之學海序者釋名釋言語云叙抒也抒揅其實宜見
之也爾雅釋詁云叙緒也說文叙部叙次第也書不空作
皆有解由緒錄其作書之由使其意指抒發故謂之叙也
叙正字序段借也孔為易序卦傳又作書序子夏作詩
序作序之始也舊疏二十八卷相傳為徐彥作文獻通考
作三十卷四庫全書總目云或彥本以經文併為二卷

亦未可知也。彦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徐彥不
 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道廣川書藏書志亦稱徐彥。徐
 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
 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
 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
 即北史之徐遵明也。不為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
 似唐人。所為者郡齊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
 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由考也。按舊疏名
 氏迄無定據。故今所引但稱舊疏也。

昔者孔子有云。疏。舊疏云。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昔古也。禮
 言前古。孔子有此言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
 陬邑。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
 之時。周室微。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古詩
 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禮樂
 自此可述。以脩王道。成六教。晚而好易。弟子蓋三千焉。身
 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大野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問之。春秋
 之義。行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言。前古。孔子有此言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
 陬邑。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
 之時。周室微。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古詩
 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禮樂
 自此可述。以脩王道。成六教。晚而好易。弟子蓋三千焉。身
 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大野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問之。春秋
 之義。行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
 以春秋卒年七十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
 城北泗水上。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萬世法。
 舊疏引鈎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是也。事文類聚引鈎命決云。孔子欲觀我褒
 以孝經屬參石台。孝經叙引孝經。緯云。孔子曰。欲觀我褒
 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復作孝經。欲專制正。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
 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
 所抑。是春秋孝經。相輔而行也。故禮記中庸云。唯能經綸
 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
 也。論語學而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謂始元。麟仁
 道。本與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本立道生。謂始元。麟仁
 二經。相為表裏也。孔子世家云。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因史記作春秋。

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予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自序及趙岐孟子序亦云仲尼有云我欲託空言不如載之行事春秋者深切著明舊疏云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者春秋者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疏 舊疏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

經之時盡已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初學記云春秋經文倫三聖之度北堂書抄引援神契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磨折而立使弟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治世之要務也疏 舊疏引說題詞云作春秋以改亂制孟子

平御覽引說題詞云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太素天地開闢皆在孝也是為治世要務也舊疏云凡諸經藝

等皆治世所須但此經或是懲惡勸善或是尊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三王以來也若大道之時禮於忠信為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考諸舊本皆作也若作世字俗誤已行按也作世則屬下讀曰世傳春秋者非一俗本是

傳春秋者非一疏 舊疏云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無道將

乃著竹帛故說題詞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按廣韻一東公復姓子夏門人齊人公羊高作春秋傳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公羊金孔經宋均注公羊公羊高也經指謂春秋是也舊疏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傳與其子平傳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識又引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樂弟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睦孟睦孟弟莊彭祖願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彦故傳春秋者非一按後漢書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云意於孔子教授堂下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

景時為博士下惟講誦弟傳以名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
仲舒居家至卒終不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世至
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也又
平津侯列傳丞相宏者齊留川國薛縣人也年四十
餘乃說春秋雜說建元二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
士是時宏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儒林列傳又云胡毋
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公羊者多
受胡毋生公孫宏亦頗受焉漢書儒林傳云董生自有傳
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鹿川段仲溫呂步舒唯
贏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又嚴彭祖東海
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季百餘人唯彭祖安
樂為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孟
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
祖授琅邪工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顏安樂魯國薛
人授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
有禹事嬴公成于眭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玕莞路禹投
穎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為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
復有莞冥之學路授孫寶豐授馬宮琅玕左咸咸徒眾尤
盛後漢書儒林傳引前書以嬴公孟卿眭孟以下皆為胡

母子都弟子據六藝論則皆董仲舒弟子范氏誤以前書
弟子遂之者綴於胡毋子都下誤似為胡毋弟子其實彼
子自承董生為江都生相自有傳連綴之爾惟胡毋子都
弟自承董生等說何氏之學出於子育育多據胡毋生條例
故與董生等說往往不同齊氏名南注疏考証云陰豐當
作冷豐前書儒林傳顏安樂授淮陽冷豐及淄川任公由
是顏家有冷任之學是也又按劉向始學公羊後授穀梁
又按前書有王亥而無王彦即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
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漢賈逵傳兼通穀梁五家之說注
云五家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等又作王彦未知孰是惠
氏棟九經古義云劉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春秋本傳不
載然對事多用公羊說又按漢書藝文志有公羊春秋外傳五
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
記子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篇蓋皆當時傳公羊者
各述所受故河氏之非一也舊疏又引舊云傳春秋者非
一者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據漢書藝文志有
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公羊穀梁於學
官鄒氏無師夾氏無師故云非一然此下何氏傳論公羊
家學未必牽涉餘四家也

本據亂而作疏，為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
衰微，孔子為魯司寇，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儀表
用道之不行也。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曰：春秋之中
敗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曰：春秋之中
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
里。故曰：臣弑君，子殺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越
絕書敘外傳記：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世後
至傳記厥意以為周道不敝，春秋不作，舊疏云：孔子本獲
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作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
以不得取成王周公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而作
謂據亂世之史，而為春秋也。按據亂蓋兼兩義。
其中多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疏：常異議，可怪之論。事也。非常異
議者，即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滅紀，僖元年實與齊
桓專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異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
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議
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二年邾婁叔術妻嫂而春秋
善之是也。包氏慎言條釋云：春秋敗織芥之惡，祭仲出君

而許以行權，齊襄禽獸之行，無善可紀，而以復遠祖之仇
見褒宋襄喪師辱國，而稱為文王叔術，幾倫通嫂，而以讓
國通其子孫於列國，周王守府而新之，等於宋稱為二王
後，衛軌拒父而以尊王父是數者，皆所謂異義，可怪之端
也。為業左氏者，所口舌
說者疑惑，疏：繁露俞序云：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
後，莊彭祖，願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遠戾者。疏：舊疏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
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即成二年逢丑父當左，以免
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
世異辭之言，願安樂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
即為所見之世，是任意者。凡言見者，目覩其事，心識
其理，乃可為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願
氏分張一公而使之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遠戾者，宣十七
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按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有
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
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乃食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
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正朔於前，是以

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即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明矣而顏氏以為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其勢雖聞不得不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一說

為難耳按維當作惟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得廣為說也故下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云云按舊疏云言

說者疑惑義雖不足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得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廣也一說謂頗

違戾是以何氏觀其形勢故曰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遂恐已說窮短不得廣引外文望成已說故曰不

窮相問詰不得不廣引以証成已說也援鶴堂筆記云雖疑難字之為而誤強解為維字之誤謬矣亦不必改讀難

字古人文義不必如後世之平順也

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疏舊疏云此師謂胡董

言由莊願之徒講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解者按此蓋何氏自謂講誦

師言至於百萬猶有未解者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

明故子貢問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又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

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曾子子石盛美齊桓安諸侯尊天子又故子夏言春秋重人故子池言魯

莊築台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是七十子言人人殊故漢書藝志云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

焉

時加釀嘲辭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按釋文作讓嘲

辭作釀誤當據正按葉鈔本釀矣舊疏云顏安樂等解此

陸當有音然今本釋文亦作釀矣舊疏云顏安樂等解此

援引他經失其句讀義舊疏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

乃取他經為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

以無為有疏

為有也

舊疏云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為天因故曰以無

甚可閔笑者

笑非

疏舊疏云欲存公羊者閔其愚聞欲毀公羊者

不可勝記也

多也勝紀猶言遠數之悉數之也

疏舊疏云言其可閔可笑者多不可勝負不可

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疏

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也按易詩書禮春秋孝經皆出民間往往雜料文故無師傳因皆目為古文也後漢書

范升傳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春秋立博士升對曰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乃奏左

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

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

按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於學官諸博士或不肯故

劉歆遺書太常博士責讓之中有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

備謂左氏不傳春秋之語明當時以治大學貴文章為譏

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

其詞不務綜其終始一取其人其年月數家隆其神運譜牒

獨記世謚其詞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

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咸哀大指著于篇而

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按史記所謂儒者斷其義謂公羊

先師胡毋生董仲舒能得春秋之義馳說者騁其詞即謂

貴文章左氏春秋但務事實也舊疏云謂之俗儒者即繁

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非典籍

辭理失所名之為俗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

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按鄭眾賈逵皆治古文者

也

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疏後漢書賈

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靈台帝善逵說使出左

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奏之曰臣謹摘出左

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

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

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寬抑積久莫可分明又云凡所以

存先王之遺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存君父卑臣子

強幹弱枝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

先帝博覽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

復有大小夏侯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以

証圖識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

顯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大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

圖識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大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

發明補益甚多陛下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

遺失矣書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

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舊疏云賈逵者即漢

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足故

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奮之遂作長義四十二條云

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矣鄭眾亦

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

之前何以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眾雖扶左氏而毀公羊

但前與識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興左氏不強故不言

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

古之為真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

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按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秋大

義四十以抵公羊後漢書本傳則云出左氏傳大義長者

摘三十餘事以上玉海引疏亦作四十一條是宋世本作

恨先師觀聽六法

多隨二劍疏

舊疏云此先師戴宏等也戴

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按戴宏不知何

時人休本傳云休善麻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義

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李育傳云

李育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

名左學深明為同郡班固所重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

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拆而

多引圖識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

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

皆有理証最為通儒然則先師或亦指李育之難左氏義
有未盡何氏如然云與多隨二創者舊疏云上文云至有
背經任意反傳遠戾者與公羊為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
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為一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
事故曰多隨二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為二創非也
與公羊為一創云二創疑斥上文詆為俗儒及公羊可奪左
援鷄堂筆記云二創疑斥上文詆為俗儒及公羊可奪左
氏可與為二創疏解非也
此世之餘事疏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餘事猶天下問事也舊云
氏專慮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
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
之未說故曰世之餘事也援鷄堂筆記云餘事疑同多事
言其議論紛紜滋多而未已也當時三家互相排擠豈得
云間事也疏解非是

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疏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
文以論左氏即戴宏解疑論之流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
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其險勢以自

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
左氏不闕公羊左氏之義反為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
據故以喻焉

余竊悲之久矣疏已業見公羊先師失據敗績為他左氏先
師所窮但在實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名故謂
之久後拜為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已業得申乃得
公然歎息

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疏漢書儒林傳胡毋生字
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
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舊疏云胡
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
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
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著作墨守以拒敵長義為
廢疾以難穀梁造膏音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
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
其正故言多爾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公羊有嚴顏二家蔡

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
何以知之石經載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春秋有
此不見異辭所聞異辭云是嚴氏春秋已見於隱元年於
入此傳三十年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
之辭也今何氏亦無以此知何所注者蓋顏氏春秋馬鄭
康成注三禮引隱五年傳云登庚之又引桓十一年遷鄭
馬而鄭留又引隱二年傳放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
蓋所括者嚴氏本也按藝文志云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後
漢張伯饒又減定為二十萬言顏氏說經以襄公二十
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見之世又以為十四日日食周王
為天因之類倍經違戾皆何氏所不取則何氏亦不必為
顏氏學其本或謂與石經所記顏氏說合耳

故遂隱括使就繩墨馬疏

羊使就規矩也而舊云善射者隱括今審射必能中何氏
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公羊問谷云故遂隱括此
何義也曰說文槩括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槩括
又拘木必待槩括焉絜絜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槩括

方槩段借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
曰借舊云隱括令審射必能中迂遠不可從按槩正方者
注說文云槩與括互訓亦段借作槩高書大傳氏五裁
旁多曲木良醫云門多疾人荀子大略云諸槩括槩括之
矯制衰曲之器也方言所以隱擢謂之槩郭云搖櫓小槩
也按擢以索繫於槩而後可行是槩者所以槩其括擢也
如許云矢槩強處謂之矢括天括所以控弦也般庚尚皆
隱哉某氏注云相槩括共為善政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
馬孫卿書劫之以勢隱括之既皆讀為槩漢志注臣瓚曰
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是也凡古云安隱者皆
謂隱括之而安也俗皆安穩形聲皆變也中直已不直人善
詩外傳傳外實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
廢而不一遠伯玉之行也亦即矯之義也凡多衰曲臃腫
不中繩墨故須隱括之而後就繩墨之直也何氏自謂矯正
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一規矩之於三也

古	月	白	長	委	微	西	以	朝	遠	泰	臨	能	不	新
樂	計	於	發	是	仲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則	計	於	天	也	仲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云	本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象	身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與	心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合	門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何	是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亦	未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知	入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於	者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於	大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非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法	云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書	臨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天	題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於	於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於	於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於	於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於	於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
計	計	於	於	於	也	對	作	嘉	嘉	如	如	如	如	如